

隆根法師講

佛說善生經講記

記錄者：邱淨蓮居士

隆根法師講

佛說善生經講記

記錄者：邱淨蓮居士

佛說善生經講記目次

一、佛法大意	1
二、本經宗趣	4
三、解釋經題	6
四、略明傳譯	8
五、正講經文	10
甲、略敘本經緣起	10
乙、正說善生法門	19
一、泛說善不善法	19
①說四業穢	19
②說四罪福	20
③說六非道	27
④說四非親	44

⑤ 說四善親	50
二、正明六方四攝	60
① 六方善法	60
② 四攝善法	80
丙、當機歡喜奉行	89

佛說善生經講記

隆根講
邱淨蓮記

——佛元二五零九年于越南西貢妙法精舍——

一、佛法大意

佛法，是釋迦牟尼佛陀所創立，其任務在救護世界，安樂衆生，所以佛法是以「度一切苦厄」爲宗旨，「與衆生樂」爲目的。

佛法的流傳，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歷史，其所以能住世不絕，即以有救世益生的大用，及歷代出家的佛徒不斷地弘揚，在俗的佛徒努力提倡所達致。

今日世界人類，苦厄災難正多，正需發揚佛法，展開救濟任務。所以我人于此啓建講經法會，不但深合佛法宗旨，也是推進我人學佛的一分應盡之義務。

佛法的內容，深廣無涯，于此略爲一說佛法大意，作一大概的認知。

佛法爲救一切衆生苦厄而建立，尤以人類爲其救度的根本，良以衆生界內，品類繁多，唯人類是衆生品類差分的起點，依人類的善惡業行，開成人、阿修羅、天的三善道衆生，及畜生、餓鬼、地獄的三惡道衆生。因此，人類在衆生界中，成爲上昇或下墮的中心，所以佛法也即以救度人類爲根本，從安樂人類而普及到一切衆生，使衆生界的下墮之根，得到徹底的阻遏與消除，轉成上昇的機運。再從這一上昇的機運上，開出究竟離苦得樂的超出世間之大道，期望一切衆生，均能「皆共成佛道」，達到「一切苦厄」

的解脫。

佛法爲貫徹「度一切苦厄」的宗旨，隨順人類根性的不同，好樂的差別，於是運用善巧的方便，建立了或淺或深，或偏或圓的實踐方法，爲人類進行滅苦得樂之道，循此滅苦之道的淺深與次第去修學，即能到達「離苦得樂」的目標。

從佛法的無量滅苦之道中，約之不外五大種類：一、人乘法：這是闡明人道爲主的，多講世間善惡因果，以五戒——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的人道德行爲基本，用以規正人類生活與行爲，由此步上人生的正行，培養人生的福樂種因，消除違反人道德性的業行。人類中的幸福與苦難，大多從人生不能力行人道的生活與作爲而分出與形成。二、天乘法：這包括了阿修羅道在內，因阿修羅人是屬天道的，其福德比人高一些，比天人低一點。天道中品類也很多，有欲界諸天、色界諸天、無色界諸天三大類，但都在人道的德性生活基礎上，不但力行身體上的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等善法，同時進一步還要克制心理上的貪、嗔、痴等發動身語活動之不善心念。所以天道是以十善法——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兩舌、不惡口、不妄言、不綺語、不貪、不嗔、不痴爲德行要目，力行無怠，自然現生能得福樂的增長，此生結束，即生天界，受超勝人間的美妙天福。如在十善法上，加修種種克制貪嗔痴的心理活動之禪定工夫，尤其調伏貪欲、嗔恚的衝動，由此功德的淺深差別，即有感生色界諸天與無色界諸天的不同定果。此處不作詳說。總之，天福與定樂，是極其優美的，非人間福樂所能比擬的。

不過，人間福樂與天上福樂，雖有粗劣與精妙的相對差分，但都非究竟的，均有漏

失的苦惱，如人命無常，福樂難久，這是世人都感無法補救的缺憾。而天福也有盡時，定樂也終要失去的，天上與天下，都因有生死束縛，都在生死中，這是福樂不能常久的根因，一切苦厄的大本。佛法爲要補救人天所有的缺憾，所以有以下出世間的善法開出。三、聲聞乘法：這是在含容了世間善法的基礎上，更加徹底的淨化，從確知世間苦樂的因果上，予以根絕的改變，消滅生死的種因，求証寂滅的永無漏失之樂果，所謂知苦、斷集、慕滅、修道的四聖諦，即是聲聞乘法重要的內容。苦集二諦是明世間有漏因果的大綱，滅道二諦是明出世間無漏因果的要目，循此次第的修學，即能解脫生死的束縛，生死苦根斷滅了，一切苦厄即盡除。四、緣覺乘法：這是從構成衆生生死輪迴的十二因緣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憂悲苦惱的層層相因關係上，觀知無明爲一切生死死生循環之根本，直從根本無明去修斷滅的功行，把無明消滅了，生死根斷了，於是生死即滅了，所謂無明滅則行滅，乃至老死憂悲苦惱滅，十二因緣皆滅了，所以獲得解脫的寂滅樂果。聲聞乘法是漸次的修斷，緣覺乘法是頓超的修斷，這是二者的差別，但証果是一樣的，同得生死的解脫，同証究竟的寂滅之樂，所以也即同稱爲二乘聖者。此二乘法，也名爲小乘法，因爲還有不圓滿在，自家生死已了，卻未顧到他人，自利而未利他，故不盡稱佛陀的本懷，不合佛法度一切衆生苦厄的大旨。五、菩薩乘法：這是能自利的力求解脫生死苦縛，復能力行利他的廣度一切衆生之大行，主要修行四攝——布施、愛語、利行、同事，與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

、禪定、智慧爲要行，從事解脫一切衆生苦厄的努力，以期一切衆生，同証究竟圓滿的寂滅之樂爲目的，這一大心大行的表現，所以即稱之爲菩薩乘法。又名爲大乘，因比小乘法的心行廣大了，菩薩行的圓滿成功，即是佛道的圓成，也即是成爲無上的佛陀。

以上的五乘佛法，隨人類的根性不同而開出的方便設施，學者本其性能或漸次的進修，或超次的趣入，這雖有種種的分別，但佛法的最終目的只有一個，總使一切衆生「度一切苦厄」，成爲究竟「離苦得樂」的無上「佛陀」。

二、本經宗趣

佛法之五乘，以人乘爲最低，菩薩乘爲最高，但以人乘爲上昇之根基，一切佛法功德均依之而建立，而開展，如五層高樓，依第一基層而築成，故人乘在佛法中，實有其重要的地位，以太虛大師說：「學佛需從做人起」。

本經在五乘佛法中，是屬於人乘法，也可說是根本佛法。因爲人爲苦本，昇沉由人，欲滅苦本，首要發揚人生正行，保護人身不失，這是佛法特別重視的。本經對於人生正行，有着廣泛的開示，如佛陀對善生開始說：「衆生有四種業四種穢」。四種業是指殺盜姦妄，此四種作業，是穢污不淨的，爲人如果造作這四種惡業，即要受到苦報，人身即難保了，遑論離苦得樂。然而人類的惡業，每多由內心的貪欲等心理活動而導出，及外在的環境與人事所影響，所以接着又說四種罪福，六種非求財道，四種非親，四種

善親，作爲去惡從善的依憑。最后開示六方四攝法，規正自他的關係，完成人道的德行。以前種種的分別開示之善惡法，主要在修身善己，最后之六方四攝，主要在自他同樂，完成爲人的德性。

所謂修身善己，即是滅惡生善，從淨化自己的身心，消除一般苦厄的來因，培養一切幸福的樂果。自他同樂，即是在自利中亦要照顧他人，從自他的關係調正中，消除種種外來的苦厄，增進人羣和樂與社會安寧。這以世間一切的存在，均爲衆緣和合而現起，人與人之間，不論親疏，莫不有着呼吸相關，苦樂相共的密切連繫。如個人與家庭的作爲，可以影响到社會人羣，社會羣衆的安危，亦能影响到個人與家庭。所以佛法的救護世間，安樂衆生，不是獨善，而是自他兼顧的。本經是以倡導人生正行爲宗旨的，尤其重視改善一切衆生的關係，經中對六方四攝，立爲主要的論題，即是這一精神的說明，也是導向大乘菩薩道的張本。

不過，本經所說的自利利他的六方與四攝法，所建立的是人間福樂，是有漏的，非無漏的二乘寂滅樂，也非菩薩所求的解脫樂，所以仍爲人乘法，而不同與大乘自利利他的菩薩行。但人能本着本經所開示的修身善己法與自他同樂的六方四攝法去學行，即能消除現生的苦厄，增長人生的福樂。人生正行的圓滿，即是生天的善因，所以此生壽終，即能上生天上，因此，本經不但是人生的，也兼有天生的天乘法。如本此人天的善德，進修出世間的二乘法或菩薩法，則此人天的善法，也即成爲出世間的無漏福樂之一分。

內容，換言之，即是此人天善根，在增上的心行中，即成爲聲聞法，緣覺法，菩薩法。所以本經雖是人乘法，以倡導人生正行爲宗旨，而在佛陀的意趣中，有着由此導向佛果菩提的趨勢，經中四攝法的開示，即是這一意向的說明。因此、本經的要旨雖不高，但也有導歸無上佛果趣向的。

三、解釋經題

「佛說善生經」，這是本經的名題，略分如下次第來解釋。

「佛說」，此明能說本經之人。佛是梵語的略稱，具足以說，應爲佛陀，意爲覺者。此有三義：一是自覺，這是對世間一般衆生而說，世間衆生，都未覺悟到真理，所以在迷中生活，不能自覺地追求真理，因此受到世間的種種苦難而無法解脫。佛陀徹悟真理，獲得正覺生活，不爲世間虛妄之法所迷亂，于法自在，苦難盡除，故爲自覺之人。二是覺他，這是對二乘聖者而言，聲聞與緣覺二乘人，都能勘破世間，發出離心，追求生死苦難的解脫，但自覺雖有，却無覺他之心行。佛陀不但能自覺，亦能覺他，要令一切衆生，皆能自覺而覺人。此中所說二乘人不能覺他，是指但以解脫生死爲急務，教化衆生，也是如此，而未能以自覺覺他的菩薩道以化人，所以即稱爲自利的小乘人了。並不是說他不說法，不度生，這點需要明白，因爲小乘人的學佛，對弘法利生的責任，也是克盡其職，不負使命的。三是覺行圓滿，這是對菩薩大人而論，因爲菩薩行者，雖能自

覺而覺他，但尚未圓滿地完成菩薩道，唯佛三覺俱圓，萬德齊備了，所以才稱爲覺者，或曰無上正等正覺的佛陀。

佛陀，在佛經中，說有十方世界的佛陀，其數是無量無邊的，故有「十方諸佛」的傳說。但宣說本經的，不是他方世界的佛陀，而是指的我們娑婆世界之教主，本師釋迦牟尼佛陀。同時，佛經也有佛說，佛弟子說，仙人說，天人說，化人說的五種分別，而本經非餘人說，乃爲佛陀親口所說，故以佛說冠于經題之首，以別餘人。佛說二字，有點本子沒有，現在講的經本有，故照題釋。至于佛說二字，有無均無甚問題，于此不作考究的說明了。

「善生」，這是一個在家青年男人的名字，而且是其生父的名字，這以印度人的子女，有襲用父母的名字風尚，所以善生也即取用了父名，爲自己的名字了。亦有在名下加一子字，表示與父名的區別。如般若經中的舍利子，舍利爲母名，加子字即與母名有別。所以本經的異譯，亦有稱善生爲善生子的。

善生的意義，釋之有多種：一、從善根而生，這因其父是一位有宗教信仰的人，生平樂善好施，由此衆多善根而得子，所以即名爲善生。二、善能生養，這是寄予善生的希望，長大成人，不獨能幹的治家，也能繁榮祖業。三、滅惡生善，這是預祝善生，將來成爲很會做人的一個好人，知道惡的不去作，善的令其生起。佛經的出現，最基本的要有：一、能說的人，二、能听的人。本經是佛陀對善生而說的，善生即是能听的人，以人名經，所以即名善生。如約所說之法而言，本經內容，均爲開示人生正行，消滅惡法

，使善法生長，用以美化人生，則此善生，即為攝持經中一切善法的總稱，善生也即是所說的法門，以法名經，所以即叫做善生。

「經」，是契經的簡稱，梵語修多羅，意為線，有貫穿、攝持二義，即是佛為善生所說的善生法義，以此一一予以貫穿，攝持一處，不令散失，以利受持與弘傳，此一一法，不但契合人生的真理，也契合听者的心意，所以即稱經，或是契經了。

總結上釋：佛為善生說此善生法義，所以立名為「佛說善生經」。

四、略明傳譯

「東晉罽賓三藏僧伽提婆譯」。這是本經傳譯史的記載，現在也分為如下的次第來解釋。

「東晉」，是指本經傳譯的時代。晉為曹魏末代司馬炎所建立，有前西晉與后東晉之分，本經是在東晉時代才譯出。

「罽賓」，是國名，位在北印度，為一佛教盛行的國家。本經的譯者，即是來自這一國家的一位法師。

「三藏」，是佛法的分類總稱。佛法如大海，約之分為：經藏、律藏、論藏，以此三名，分別的攝盡。本經譯者，是一博學的高僧，精通經、律、論三藏，所以即以三藏冠于名首，以顯其學德之高，不同尋常。

「瞿曇」，是佛陀家族的古姓，此云日，或甘蔗。佛陀出生此家族，後來出家成佛，時人因佛陀為瞿曇族的後裔，即稱佛陀為瞿曇。佛陀的弟子，出家捨本姓，亦多以瞿曇為姓，表示尊師崇道的一分敬意。中國自東晉時，經道安法師的提倡，捨俗出家的去本姓而用釋迦為姓，及稱釋氏或釋子，其意義亦與用瞿曇同。本經譯者，遠承佛時之風，所以用瞿曇作姓。

「僧伽提婆」，是本經譯者的梵名，華言謂衆天，譯者生來抱負不凡，英明過人，學通三藏，弘化四方。晉時從罽賓來中國，學會中文，便從事佛經翻譯，都百萬言。佛典中的六十卷之中阿含經與五十一卷之增一阿含經，即為其所譯。本經即出于中阿含經大品中。譯者住過長安、洛陽，江西廬山，對中國佛教貢獻甚大，但後來去處不明，所以也即不知所終。

「譯」，是翻譯，易梵文為華言。佛法出之印度，經典都為梵文或巴利文所傳寫，傳來中國，非易華文，不克誦習，因此翻譯在弘通佛法中，成為非常重要的弘業。本經原是梵文，經譯者的翻譯，才成華文的譯本。

本經譯本，也有幾種，最早的是後漢安世高譯本，名「佛說尸羅越六方禮經」；西晉支法度譯本，名「善生子經」；及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合譯本，名「善生經」。現在所講的則為第四譯本。

總結本經的傳譯：是東晉時代北印度罽賓國的三藏法師瞿曇僧伽提婆。

五、正講經文

甲、略叙本經緣起

如是我聞：一時佛遊王舍城，在饒蝦蟆林。

「如是」，是指法之詞，即是指定本經全部內容而言。又本經所說種種善生法義，均爲如理之言，听者亦如理而听，說听一如，無不是處，對此信受無疑，乃能湧出誠言，肯認如是。故結集經典者，首以如是之詞，以彰本經信實，消除聞者思疑。

「我聞」，是傳誦或記錄本經者言。佛說經典，均有當時因緣時會，事過境遷，倘無傳誦或記錄之人，必致沒失無聞。本經有傳誦之人，乃得展轉流傳不絕。我聞即是傳誦本經之人的自稱。

本經究爲何人傳出？「佛法如大海，流入阿難心」。阿難爲佛侍者，博聞強記，有多聞第一之高譽。佛滅後結集聖典時，因被推爲傳誦佛陀一生所說教法的主持人，以是佛經的開頭，都有「如是我聞」句，表明此經由阿難親從佛聞，或由展轉聞來，而復于結集時誦出，非阿難創說及杜撰。于此可知，本經的傳出，亦爲聖者阿難而無疑了。

此下，叙出佛說本經的經過情形。

「一時」，指佛說本經的時間。時間未有年月日時的確定說明，這有二義：一是印度當時對於時間觀念不甚重視，佛陀隨俗，故亦無明確的時間記述；二是佛陀重在說法

利人，不受時間的限定，且以時間隨地遠近而有異，如此方是白日，被方則為夜時，難得一致的共信，所以略而不作明記。然一時雖無定分，但在佛陀住世的時間中，確有說本經的事實，故以一時記之，為說本經不可缺少的時成就。

「佛」，是指說本經的人。佛是覺証宇宙萬有真理的大聖人；凡是能覺証宇宙萬有真理的人，也都可以稱為佛，所以佛是覺者的通稱，沒有時地的限碼，沒有人我的分別。」「迷者為衆生，覺者為諸佛」：「人人有佛性，人人可成佛」。佛是這樣的高上而又極其平等的思想，這是佛之所以為佛的特色，不同創造宇宙，主宰萬有的神性，光滿專橫的氣氛。因佛是平等的，所以即有十方諸佛的出現，但此處的佛，切莫誤謂十方世界的佛，而是正指我們的本師釋迦牟尼佛。

「遊王舍城」，「遊」是遊行或遊化，表示暫時的，而非永久的安居。此遊化有着安然的自在的氣氛，沒有緊張愛著的意念，顯示了佛陀的動態，總是不同凡人的心懷。佛陀的遊行，棄絕了玩樂與消煩的俗情，為的要隨緣弘法，救度衆生。在佛陀遊化中，「王舍城」佔着重要的一頁，因為這是佛陀的化區，佛常常來此城中遊化的。此城位居印度中部，為摩竭陀國的首都，以國勢強盛，城亦很出名。佛陀來遊化時，並不住在城內，遊化完畢即離去，所以說為遊王舍城。

「在饒蝦蟆林」，這是佛陀遊王舍城所經過的一個地方。這一地方在王舍城外，有

林木，也有水流，尤其蝦蟆特多，所以即名饒蝦蟆林。蝦蟆是一種水陸蟲，中國又稱爲護國蟲。佛在遊行中，走到蝦蟆林，遇見善生，即在林中而說本經，於是蝦蟆林即成爲佛說本經的地點了。

通常講解經文，大多遠承「彌天高判，雅合親光」之風，這是一中一印兩位大德所創發。原來古時中國佛教講經，未有分別科目，自東晉「彌天釋道安」法師才開始分科，却好印度有位親光論師，也有分科的經論傳到，兩位大德異地而居，對佛法的宣揚方法，竟不謀而合，因此受到後世尊重的採用，成爲講解經論的規式。本講記亦不例外，不過但標大科，細目將不詳列，只隨文略指而已。

本經大科亦分三章：甲、略叙本經緣起；乙、正說善生法門；丙、當機歡喜奉行。此三章與通常所用序分、正宗分、流通分相同。在略叙本經緣起的序分中，也可分作証信與緣起二節來講，上來一段經文，即是証信文。平常都以五種或六種成就來分解，即是：信、聞（信聞可以合一）、時、主、處、衆，由此五或六種因緣成就，才有某一經典的出生，缺一則不成。本經也是如此，具足五或六種成就。不過在衆成就中，本經與其他經典略有不同，只有當機衆，而沒有常隨衆與特別衆。常隨衆是指常隨佛陀的弟子——一千二百五十人，特別衆是指專來參加法會听經的，如菩薩衆、聲聞衆、緣覺衆、人衆、天衆等等。因爲本經是佛說在遊行中的水邊林下，僅當機的善生一人听聞而已。同時所說之法，是人乘小法，所以沒有衆多聖賢人天參听。

然本經只有善生一人聽聞，何以結集聖典時，聖者阿難却說「如是我聞」的誦出本經呢？這以阿難爲佛侍者，他所未聞的佛法，或由他請佛爲之重說，或由佛直接重爲他說，或是從佛弟子展轉聞來，由此多聞的因緣，佛法大海，才有「流入阿難心」的共信事實。所以本經于結集時，也由阿難誦出了，對善生一人聽聞本經之說，亦無矛盾的問題存在。

此下，正叙緣起，經文較多長，隨文分段，依次講說。

爾時，善生居士子，父臨終時，因六方故，遺勅其子，善教善訶曰：「善生！我命終後，汝當又手向六方禮：東方若有衆生者，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已，彼亦當恭敬供養禮事我。如是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若有衆生者，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已，彼亦當恭敬供養禮事我」。

善生居士子，聞父教已，白父言曰：「唯！當如尊勅」。

這一段經文，是叙說善生父親臨終之時遺命善生禮事六方的經過情形。

「爾時」，是泛說一個時間。文中是說善生的父親臨終往事，當是過去的時分，當爾之時，引出善生父親的臨終遺命，所以即以爾時作開始，這是經文常用的文法。

「善生居士子」，即是指善生，因父名善生，父子同名，用子別之，故謂善生居士子。居士，是印度習用尊稱有德之士的通稱，在中國則以之通稱在家學佛的女士。

「父臨終時」，這是說善生的父親善生居士，在年老命終的時候，父子情深，不免要有所想念與叮囑。平常人在命終時，大多在家財與事業，作一死別的交代。但善生的父親，在臨終時，却有着不與一般世人相同的觀念，因此在其死別的當兒，却作出了如下的遺囑。

「因六方故，遺勅其子，善教善誦曰：善生！我命終後，必當叉手向六方禮……」

原來善生的父親，生平是有宗教信仰的，一向都以禮事六方衆生的禱告，作消災邀福的行持。由于他是一位忠于信仰的有德者，不想他的信仰在他死亡而同死亡，這唯有希望他的兒子來承接，他之一生所禮事的六方而得來之平安與福善，自然在他死后，兒子也即會能受到同樣的感應了。爲父的對兒子有了這樣的愛護與交代，也即心安了。所以才「因六方故，遺勅其子」，禮拜六方。文中「善教善呵」，即是教善呵惡的意思。爲人之父的，總要使兒子做爲一個善良的人，這樣即是盡到教子的責任了，即稱爲善教善呵。否則，爲子不肖，即是爲父不善教導。「叉手」，即是高舉雙手虛合禮拜，表示至誠的敬禮「六方」，是以自我爲中心，分向東西南北上下六個方所禮拜的方位。方所是空間的存在，有空間也即有衆生的存在。「衆生」，即是衆緣而生之謂，是指有情識的生命而言。此有情識的生命體，是衆多因緣集合而成，其形態有各式各樣的種類不同，

總名之曰衆生。人類爲衆生界之一種。善生父親是屬人類，在人言人，此處衆生，也即是人類而說。善生的父親遺教「善生」在他命終後，叉手向六方禮拜時，要他唱言：「東方若有衆生者，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已，彼亦當恭敬供養禮事我」的禱祝。恭敬供養，是表心敬，禮事是表身敬，唱言是表語敬，這是三業相應的禮敬。善生父親的這一信仰與禮拜，是何教徒的傳授？行之有何功德？却未說明與交代，所以經文中也沒有解說。善生對此問題也未究問，在「聞父教已」，只作迅速的回答：「唯！當如尊勅」。唯是毫不遲疑的接受，等如應命答是一樣。當如尊勅，即是遵命，依教而作，如命而行。於此可知善生是一尊重孝敬之道的青年，有着不與平常青年相同的善良性格表現。

於是善生居士子，父命終后，平旦沐浴，著新葛摩衣，手執生拘舍葉，往至水邊，叉手向六方禮：「東方若有衆生者，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已，彼亦當恭敬供養禮事我。如是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若有衆生者，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已，彼亦當恭敬供養禮事我」。

這一段經文，是說善生在「父命終后」正式奉行禮事六方的遺命。「平旦」，即是早晨，日子地平，明相大增，亦即日初出時。「葛摩衣」，是一種麻製的衣服。「拘舍

葉」，是一種樹葉，用作供養的。善生于禮事六方時，即在清早沐浴，著新葛摩衣，手執新生的拘舍葉，至蝦蟆林的水邊，極其誠敬的禮拜六方。

此下引出佛陀與善生的問答。經文多與上面相同，反復列叙，似頗繁瑣。然此爲印度直叙的方式，爲回旋文法，譯者依式譯出，未加減易。如安世高之譯本，支法度之譯本，略依中國文法而簡易譯出，其緣起文即較簡單，謹數行而已。以下文均多同上文，義多如前，故隨文略解，不作贅說。

彼時世尊，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王舍城而行乞食。世尊入王舍城乞食時，遙見善生居士子，平旦沐浴，著新葛摩衣，手執生拘舍葉，往至水邊，叉手向六方禮：「東方若有衆生者，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已，彼亦當恭敬供養禮事我。如是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若有衆生者，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已，彼亦當恭敬供養禮事我」。

這一段經文，是說佛要到王舍城乞食的經過。

「世尊」，是佛的另一尊號，梵語薄伽梵，華言世尊，義爲佛之福智圓滿成就，爲世間一切人天所共尊仰。

「衣」，是法衣。佛制有三衣：一是五衣，梵名安茶會，這是平常隨身穿的內衣。二是七衣，梵名鬱多羅僧，是在大眾集會中穿的禮服。三是大衣，梵名僧伽黎，是乞食、說法時著的。

「鉢」，是盛飯菜的器具，梵名鉢陀羅，簡稱爲鉢，義爲應量器，即是鉢的大小，隨人食量而製成。

「乞食」，是乞化飲食，爲佛教出家生活的一種制度。佛時初無寺廟，及煮食等事，每日需飲食時，都是早晨先到城市中在家居士處乞化得來，中午時作食。

當善生一天早晨，正在蝦蟆林下水邊禮事六方時，這時「世尊」剛好在王城舍外的竹園精舍住，也于「過夜平旦，著衣持鉢」，準備「入王舍城而行乞食」了。在世尊步行，走向王舍城時，于是即遙遙地看到善生在禮拜六方。

世尊見已，往至善生居士子所問曰：「居士子！受何沙門、梵志教，教汝恭敬供養禮事？平旦沐浴，著新葛摩衣，手執生拘舍葉，往至水邊，叉手向六方禮：東方若有衆生者，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已，彼亦當恭敬供養禮事我。如是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若有衆生者，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已，彼亦當恭敬供養禮事我耶？」

當時世尊見到善生在禮拜六方，即特地走來詢問，想知道他「受何沙門、梵志教」？而作禮事六方的拜禱。文中佛也稱善生爲「居士子」，這是一種禮貌的稱呼，表示他是一個有德的青年。梵語「沙門」，義爲勤息，行善滅惡的意思，是出家修道人的通稱，因當時印度有九十五種外道，均有出家修行的，都稱沙門。佛的出家弟子，一般也叫沙門，但加釋子或瞿曇于沙門之下，即表示與前九十五種外道沙門不同了。「梵志」，也是外道的一種稱號。印度有古婆羅門教，即稱梵教，崇拜梵天爲創造宇宙的大神，依此而修學的人，即稱爲梵志。善生所禮事的六方，不是佛教所有的，也非沙門釋子所行，所以佛才問他受何沙門與梵志的教導而到此行六方禮。

善生居士子答曰：「世尊！我不受餘沙門、梵志教也。世尊！我父臨命終時，因六方故，遺勅於我，善教善訶曰：「善生！我命終后，汝當叉手向六方禮：東方若有衆生者，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已，彼亦當恭敬供養禮事我。如是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若有衆生者，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已，彼亦當恭敬供養禮事我」。世尊！我受父教恭敬供養禮事故，平旦沐浴，著新剪摩衣，手執生拘舍葉，往至水邊，叉手向六方禮：東方若有衆生者，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我盡恭敬

供養禮事彼已，彼亦當恭敬供養禮事我。如是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若有衆生者，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已，彼亦當恭敬供養禮事我」。

這一段經文，是善生直答佛陀的問話：禮事六方的事，非受沙門教，非受梵志教，而是其父所教，如父遺命而行。善生不知禮事六方的來歷與功用何在，父親也未有說明，所以此時他即只好直答如上，作爲他所以禮事六方的原因了。佛聽聞之後，深深感到善生的純潔與天真，因而引出佛的方便利導，爲他開示以下的善生法門。

經文至此，略叙本經緣起，即告已竟。以下，即是正說善生法門。

乙、正說善生法門

一、泛說善不善法

①說四業穢

世尊聞已，告曰：「居士子！我說有六方，不說無也。居士子！若有人善別六方，離四方惡，不善業垢，彼於現法可敬可重，身壞命終，必至善處，上生天中。居士子！衆生有四種業，四種穢。云

何爲四？居士子！殺生者，是衆生業種、穢種；不與取、邪淫、妄言者，是衆生業種、穢種」。

從這一段文開始，爲第二章正說善生法門，也即是本經的正宗分。此中分兩大節：一、泛說善不善法；二、正明六方四攝。于第一節中，又分五小目：1、說四業穢；2、說四罪福；3、說六非道；4、說四非親；5、說四善親。現講第一目說四業穢。

上文善生直答世尊垂詢禮拜六方，是承受父教，奉行遺命，這顯出善生的禮拜六方，只是一種孝行的表現，實則他並不知這樣禮拜，會有什麼效果。不知禮拜六方的意義，這樣的拜來拜去，豈不等同形式，說來說去，何異鸚鵡能言，毫無目的拜禱，怎能不落子空拜、空言，以是引起世尊慈悲，方便開導。

「我說有六方，不說無也」。這是世尊听完善生的答話后，首先對他的禮拜六方，表示同情，不否認有禮拜六方的這一回事。由此啓發善生的好感，所以不說無也。可是善生的禮拜六方，只是孝行的表現，其他什麼也不明白，這是無何義利的禮拜。世尊要使他成爲有義利的禮拜，所以即有兩項重要的開示。

「若有人善別六方」，這是第一項，意謂如果有人能善知分別六方，誰是應該禮敬的，誰是不該禮敬的，把所禮敬的對象分別地弄明白了，才有意義。否則，那即要成爲盲禮瞎敬了。比如：世間一些禮山石，拜林木，亂拜一場，不即是不能善知分別所流出的現象嗎？不知分別的去拜，那能有功德呢？山石與林木，這是無情物，拜死了，也

不會有何反應的。

「離四方惡，不善業垢」，這是第二項。四方，即是東西南北，泛指一切的地方。惡，是不善的身心作為。業，是造作，即是身心的活動。身心的造作，如是善的，即謂之善業，如是惡的，即是不善業垢了。這裡是說，禮拜六方，不但要能善知分別六方，而且要能于一切地方，離去身心的惡行，不作不善業垢，這才有功德。

「彼於現法可敬可重，身壞命終，必至善處，上生天中」。這是說明能做到前兩項的禮拜六方所應具有之觀念與行為，即能獲得兩種利益：一、彼人於現生法中，即會受到世人的散仰與尊重；二、彼人在壽命終了時，即會生到人間，得到美滿的人生幸福，或是生到天上，受着天福的美果了。文中「現法」，即是現生法。「身壞命終」，是說人身在老死時，即壞滅了，身壞滅，所以生命也即終結。「善處」，即是人間，人間是三善道之一。人能如上的禮拜六方，死后「必至善處」，或者「上生天中」，絕不會有墮落三惡道的危險的。

然而怎樣才是善別六方？這在以后的正明六方四攝中，會有詳細的說明。現在且說「離四方惡，不善業垢」，到底什麼是四方惡？是不善業垢？又怎樣的才能離去？這是善生想必要知道的，所以世尊不待善生的發問，接着即為之分別地開示明白。

「衆生有四種業，四種穢」。這是從世間一般衆生來觀察，存在于世間衆生間，有四種造作的業，這四種業行，是惡，是不善，是垢穢，所以說衆生有四種業，四種穢。

「去何爲四」？再爲分別解說。

「殺生者，是衆生業種，穢種」；此是第一種業穢。殺生，是指殺害一切生命，不但指殺害人類而已，不過殺人的罪惡，要比殺害一切衆生的罪惡爲重。爲什麼殺生即是罪惡？這因一切衆生，莫不有愛生惡死之情，戕其求生之情，毀其所愛之命，于理不順。世云天有好生之德，佛云衆生皆有佛性，逆天違情，故成傷天害理之罪。且利己損人，于法不容，殺生害命，惡莫大焉。由此殺生，破壞衆生生存秩序，形成怨氣，危害人間和平安寧，是故殺生是不善業，是不淨的垢穢之種。種有能生之義，造殺生業，將受惡果的報應。殺生業行，會成惡報種因，所以禮敬衆生者，首當要遠離，否則，禮拜六方，恭敬供養六方衆生，不成空言，未之有也。

「不與取」，此是第二種業穢。不與取，即是不與而取，是偷盜的意思。一切衆生，都有其資生活命的財物，爲其生存的依憑，誰也不能缺少的。衆生由于行業與感報的不同，所以也有財物多寡的分別，形成貧富不同的世間現實。然在世間衆生中，却有不與而取的作業，將別人的財物，用劫奪、侵佔、偷盜等方法，強取爲己有，這是極不人道的行爲。這雖不是直接的殺害衆生，但有間接的危害到衆生的生存，所以是惡業，是穢種。

「邪媼」，此是第三種業穢。邪媼，是指非夫婦的，超人倫的男女之間苟且行爲。

世間男女，有婚娶的禮法，爲人倫的張本，是家庭的建立基因，不容任何人的毀亂。世間衆生中，有不由婚娶而遠作邪媼的非禮越法之業，以致毀倫破家，形成人類社會中無

邊的糾紛，危害到人類社會秩序的安寧。此一惡行，雖不若前二不善行的損人顯著，但破壞人類和樂，由此而引起殺傷者亦多有之，故成惡業，穢種。

「妄言」，這是第四種業穢。妄言，是指不誠實的說話，這包括了哄、嚇、詐、騙、花言、巧語、惡口、兩舌、挑唆、離間、面是背非等語言、文字，能致衆生顛倒黑白，能使衆生邪正難分，能起衆生離心失和，也能害衆生身心性命。世間衆生中，由妄言而導致人與人之間，家與家之間，國與國之間，種種紛擾與鬥爭。世界人類，不能互信，即是由于妄言而形成。于此可見妄言之惡，不容輕視，危害人類，實深且重，名爲不善業種、穢種，不亦宜乎！

以上四種業穢，是世間衆生中極根本、最重要的惡業，由此不善的作爲，在世間衆生中活動不已，所以才致世間衆生，受到種種的痛苦，不能安享到人生的福樂。而這四種惡行的表現，充分地顯出了衆生之中，缺少恭敬供養禮事的實際德性。所以世尊本此深義，爲禮拜六方衆生的善生，口唱恭敬供養禮事六方衆生的善生，予以導向實際利益的德行，而開示衆生根本的四惡業，要其著實地遠離。這听得善生不由自主的入神起來，因爲這是他從來未聞，也未想到，禮拜六方，恭敬供養，却有如此的深重意義。世尊爲欲結束上面四業穢的開示，接下就說了一首偈頌。

於是世尊說此頌曰：「殺生、不與取，邪淫犯他妻，所言不真實，慧者不稱譽」。

這是重說上文的偈頌，以前長行之文，散說雜記，用此短句廿字，重行組成整齊的偈頌，攝前要義，以利听者記誦與受持。內容多同長行，故不重講，遇有異詞新義，再為提說。

上頌說四業穢，皆為衆生中常見的事實，這四種惡業，能致衆生受苦，是有智慧的人所不為，所不稱揚讚譽的，所以頌說：「智者不稱譽」。

②、說四罪福

「居士子！人因四事故，便得多罪。云何為四？行欲、行恚、行怖、行痴」。

前文已說衆生有四種業穢，這是見之于衆生的身語作為，表現在外的。推其發動身語作為的，實都根于內心的活動，因為內心有四種煩惱心情，促使身口的造作，所以才有殺盜邪淫妄語的業行。為使善生有更進一步的了解身心的關係與罪福的形成，所以世尊復對善生開示四罪四福的業行。先說四罪行，故謂「人因四事故，便得多罪」了。「云何為四」？分說于下：

第一「行欲」，這是最重要的造罪心理。欲，即是貪愛；行欲，即是貪欲的活動。此貪欲的活動，範圍極廣，內而身心，外而世界，無不在其行踐中，成為它的愛着對象。如對身心的愛着，世間萬物的欲求，永遠沒有止境的。不過欲是染着，並不全是惡性。

的，如愛善行，愛知識，愛學問，愛真理，愛成佛，這都是世間稱讚的，是善法欲。但人類的欲心，總是偏向愛著不善方面發展，所以即形成「人欲橫流」，變為造作無邊罪惡的禍根。也因此，行欲便成多罪，人類犯上最重的殺盜等惡行，即由行欲而導成。

第二「行恚」，這是欲的不遂而發生的心理活動。恚，即是瞋恚，伴隨着欲，守衛着欲。欲有不遂與困難，它能顯出強力的反應，作出只顧其欲而不惜任何的暴虐表露，以完成欲不能完成的目的。諸如世間一般殺人、放火、姦盜、鬥毆等惡行，莫不由其所導出。瞋恚，不但能破壞他人的一切作為，也能摧毀自家身命，諸如世間常見到有人發狂，打打自己，罵罵自己，毀壞自己的財物，甚至一氣之下，結束自己生命，服毒、跳樓、種種自殺的悲劇，無不是瞋恚所作成。如果此種瞋恚，發生在世界政治領袖身心中，那即更慘了。世界戰爭，也會由其造成。逞兇作惡的行恚，這是多麼可怕的心理，人類該要好好認識它，不能忽略地放過。

第三「行怖」，這比瞋恚略次一等。怖，是恐怖，于欲行不遂中，令人作出恐怖行為，以完成欲的目的。諸如作出怪狀，令人成為可怕的形像，使人坐立不安，提心吊胆。或從語言、文字，表露惡相，令人聞聲見影，驚畏恐慌。或現恐怖手段，叫殺叫打，拋擲器械，使人魂飛魄散。或是放空氣，造謠言，花樣百出，總使衆生苦惱不堪。

第四「行痴」，這是最根本的造罪心理。痴，即是愚昧、無知，對一切事理，迷迷糊糊，認識不清。世人也有部份覺察，如見不甚明白事理的人，即謂之愚痴。不過這裡

所說的痴，比一般世人認識的還要深刻，大多世人都有痴的心行潛在，只是輕重不同而已。

痴心的活動，沒有欲、恚、怖的表現特出與顯著，但却普遍地潛在人心，凡人欲、恚、怖心現行時，無不受其發動，通過身口的造作，構成無知的違理越法之行爲，所以痴在身心的一切惡行中，也即成爲極其重要的一大根源。如無痴，衆生間的欲、恚、怖之表現，在理智的控制下，即會受到約束，不致偏激地造成一切罪惡。衆生正由多痴的活動，蒙蔽心目，這才一切無知無明，妄作妄爲，這是要特別認知的。

以上四種心理的內在活躍，有其互相合作之關係，如因痴而有欲，因欲而顯痴。又可以分別地活動，導使身心妄作妄爲，「便得多罪」的惡因，受到苦報的惡果。世尊于開示四業穢之后，即說此四種內在的心行，是要善生有深一層的認識，顯示這才是衆生的一切衆惡之根源，好對之加以約束與糾正。

於是世尊說此頌曰：「欲、恚、怖及痴，行惡非法行，彼必滅名稱，如月向盡沒」。

世尊說畢四種主要的不善心理，也以一首重頌來結束。欲等四心生起是「行惡」，所以爲「非法行」。非法，即是不合理法。凡人有非法的心行，即不能獲得世間的稱揚，讚仰，必爲人類所厭惡；好的名稱消滅了，惡的名稱即要頂上。這像十五日后的月亮

，光明漸漸滅盡，黑暗漸漸生長，所以說：「如月向盡沒」。

「居士子！人因四事故，便得多福。云何爲四？不行欲，不行恚，不行怖，不行痴」。

世尊已說人類造罪的根源，接下即說造福的根源。人類造福，也有四種心理因素，所以說：「人因四事故，便得多福」。「云何爲四」？現在也依次的一一說明。

第一、「不行欲」。欲是欲望、追求、愛著，由此活動不已，所以才有種種罪行發生，受到種種惡果。欲免惡果的感受，即得不造罪行，欲免罪行，所以即要不行欲。惡欲止，善行生，由此便多福果。這如貪欲重的人，身心如火燒，常爲欲火所苦惱，成爲不知足的貪得無厭欲行人。如少欲知足，即能身心泰然，成爲守份安己的善人了，這即是不行欲的一分效果。個人不行欲，則能減消人我之紛爭；人人不行欲，則能增進社會的安寧。

又不行欲，即是此欲不可長的意思，予以約束的控制，不讓它橫行。但人類不能離欲，真正離欲與斷欲，則是出世間的善法，非一般世人所能做到。這如人類的存在，需要衣食住行的資生財物來給養，誰也不能不有的。不過有得即好了，却不可以貪求無厭。否則，即要因過份的貪求，而要造罪多端了。這即是行欲的過患。不行欲，即是不作過份的貪求，但爲合理合法的取其足以安養生命的需要財物，則不但免造罪惡，也是美

善人生的德行，自能受到多福的善果。

第二、「不行恚」，恚是發動瞋怒的心理，恚心一起，能生惡行。恚如猛火，有燒毀人類善德的危險。不行恚，即是要抑制它，這即能長養人類的善法功德，所以成爲能致多福的善因。因此，人類對於恚心的活動，要加以制止，不能任其衝撞，听其橫行。

第三、「不行怖」，怖是恐怖，能障礙人類的和樂，妨害人類的善行。不行怖，即是寧定身心，不作怖行。行怖能令自他增多苦惱，控制怖的現行，福樂由此即會增多。

第四、「不行痴」，痴是不明事理，是無知，但非木石那樣無知，不過知的不真，不深。如世事都是幻妄不實的，人類却認爲是真實不虛，因而即貪愛執着，發生種種妄作的罪行。不行痴，是對事理要求明白的認知，由此指導身心行爲，即不會發生錯誤的罪過，無過即是福因，福果的生長，即能日增豐實。

於是世尊說此頌曰：「斷欲、無恚、怖，無痴行法行，彼名稱普聞，如月漸盛滿」。

這是重頌以結上文。

不行欲等四事，即能不造罪業，成爲世間的善人。善人是世人所尊仰、所稱讚的，因此善人的名稱，即會不脛而走的傳揚開來，使到人羣普遍的聞知了。這如行向十五日的月亮，光明漸漸增盛，自然即會到達圓滿地普耀大地，所以說：「如月漸盛滿」。

不過長行文中說不行欲等四事，頌文中却說斷，說無，這像斬草一樣的斷了，無了

，不是除根的斷，滅盡的無，因為欲等四事，有欲界、色界、無色界的三界不同。本經所說的斷欲等四事是世間人類的，屬於欲界的，只是部份的消滅，所以不是究竟的斷無。究竟的斷無，那要修學出世間的戒定慧等三無漏學才能辦到；究竟斷無，即能超出三界，解脫生死了。本經是宣揚世間的、人生的善法，所以頌文雖說斷無，也是斷無的世間一般的欲等四事，最高也不過欲界的，不是究竟的斷無，這是不能不于此說明的。

以上從世間人類倫理與心理，建立道德的根本，作美化人生的善行，也即是人生的善生法，這是世尊為善生的婆心，亦是為人類的悲心。但是人類的生存，不僅是倫理的、心理的，還有生理的經濟生活，其中最要莫過於資生的財物，因此，世人的忙碌，無不為之而辛勞不已。因為饑寒的問題不解決，會影響到生命的安全，自然也會影响到倫理與心理的生活。人類如不把經濟生活處理的正好，道德的善行，很難建立起來的。所以世尊于開示人類道德生活的根本善行之后，接着即為善生提出了建立人生經濟生活的正行，俾與根本道德生活相輔而行，以成人生善德之大全。

人生的資用之物，以衣食住行為主體，這些都是非財莫辦的，所以求財成為世人共同的要務，儘管方法多端，目的多同。不過有人求財，很合世間理法，即成為正行，有助人生的善德增長。但有人求財，不合理法，即成為非道求財了，這將增長人生的惡行。世尊本此觀察世間求財，約分有六種非道，離六非道，即能入正道。因求財是人生要務，以下經文對六種非道求財過失，也即說之不厭其詳了。

③、說六非道

「居士子！求財物者，當知有六非道。云何爲六？一曰種種戲求財物者爲非道；二曰非時行求財物者爲非道；三曰飲酒放逸求財物者爲非道；四曰親近惡知識求財物者爲非道；五曰常喜妓樂求財物者爲非道；六曰懶惰求財物者爲非道。」

人類需要財物，但要求之以道。可是世間求財，却有種種非道，所以世尊對善生說：「求財物者，當知有六非道」，要他先要明白的。知。「云何爲六」？下面一一爲之說明。

「一曰種種戲求財物者爲非道」。戲是遊戲，如賭博、競賽、猜謎，以這種種遊戲，作求財物的方法，這是不正常的，所以爲非道。這一類的非道求財，在今日社會人類中，也是到處可以見到。如各地有所謂賭博館、跑馬場的集會遊戲，其中出入的人士，多有賭輸、跑敗而傾家蕩產的，只有開設的人，才賺到大錢。像這些爲求財而去賭博、跑馬，不但失敗者多，得勝者少，即使求得財富，如開設戲博的人因而發財，也都是非道的。

「二曰非時行求財物者爲非道」。非時行是出入作息，無有規律。如工作時遲出早退，不負責任的疏忽職務。或是顛倒晝夜，白日閒蕩，夜出作務。這些非時行的求財法，

也都是非正道的。

「三曰飲酒放逸求財物者爲非道」。求財要作正事。世間有以不作正事而却以飲酒、玩樂爲求財之道，如請人飲酒、作樂、于中圖利。現代也有用酒宴作攀緣，藉生辰擺筵席，因之人的生辰原本只有一個，但在求財的運用之下，却有幾個壽期的不同出現。飲酒、放逸，花樣衆多，以這些求財物的，雖生財有道，但都爲非道。

「四曰親近惡知識求財物者爲非道」。知識是人類所需要的，但有善惡的分別，善知識可以養生，惡知識會要傷命。求財而去交結惡友，這是親近惡知識，在耳濡目染之下，必至不覺落入爲非作歹的邪途。今世社會，多有青年，交結惡知識者，學會爲盜本領與敲詐財物的技能，以致成爲黑道人物，遺誤終身，這即是親近惡知識的惡果了。

「五曰常喜妓樂求財物者爲非道」。妓是娼妓，善于歌舞；樂是樂器，作來悅耳，這是供人玩樂的。常喜愛這些玩藝，以之作爲求財之道，也是不入正道的。

「六曰懶惰求財物者爲非道」。懶惰是偷閒好逸，不耐辛勤勞苦的作爲，以這樣的鬆懈心情作事求財，那能如願以償哩。

以上是總說六種非求財道，以下詳說六種非道的過失。

居士子！若人種種戲者，當知有六災患。云何爲六？一者負則生怨；二者失則生耻；三者負則眠不安；四者令怨家懷喜；五者使宗

親懷憂；六者在衆所說，人不信用。居士子！人戲博者不經營作事，作事不營，則功業不成，未得財物，則不能得，本有財物，便轉消耗。

非道求財，有種種的災害與患難，先說第一種種戲博求財，有六種過失。

「一者負則生怨」。這如喜好種種戲博的人，賭負了輸去財物時，心生懊惱，有時還要怨張恨李，歸咎于人，這種反常的言態，賭博場中，是常見的。又如賭負了的人，垂頭喪氣，碰到什麼人，也會無禮的，不覺之間，結怨親疏，這不是自害復傷他的過患嗎？

「二者失則生耻」。這是說以種種戲博求財的目的失敗了，心有不甘，覺得這是一種耻辱，于是即想翻本雪耻，不覺痴迷。世間多有爲賭博而借貸，無路可通，即走上竊盜之路。戲博求財，有致人墮落的危害，敗壞人德，可不戒哉！

「三者負則眠不安」。戲博失敗，心情的煩躁不寧，使得睡眠都不安。失眠事小，影响到身心的健康，妨害到正當的事務，其過即大了。如是借貸的財物，輸了更是焦急，怕的追債上門，無錢償還，怎能睡得着，眠得安哩！

「四者令怨家懷喜」。輸去財物，已心痛的難安了，而怨家仇人，不但不同情，人前友后，還要說風涼話，拍手稱快，這種幸災樂禍的歡喜之情，當事人見聞到，又是怎樣的滋味，能不羞怒交集嗎？

「五者使宗親懷憂」。愛戲博求財，這是非道的，所以宗親眷屬知道了，即要就憂地不能安心了，家庭的和樂也即會受到損害。如果宗親的勸諫而不能接納，這即要使宗親厭惡的而漸漸疏遠，爲人失去了宗親的愛護與關懷，孤獨無助之苦，不堪忍受的也得負起了。世間一些戲博而傾家蕩產的人，流落街頭而無人憐顧，這不即是最好的事實說明嗎？

「六者在衆所說，人不信用」。一個不幸墮落到成爲世人所謂賭博鬼時，不但宗親要遠離，一般的友人，也要見而退避了。在大衆場合，不但被人輕視，說什麼話，也沒有人肯听信的，遑論會起作用。

以上六種災患，前三是說自身直接受到的害處，後三是間接從他人而來的苦惱，其實還不止此而已，下文也不再瑣述，但作一總括地結說：「人戲博者」，即要荒廢正事，「不經營作事」了。不經營正事，或「作事」不專心，不把事業當做一回事，這樣「不營」求進步的態度從事求財，「則功業不成」自是必然的結果。而「未得財物，則不能得」，自也是理所當然的了。不但如此，「本有財物」，也要漸漸「便轉消耗」的散盡了。非道求財，其害如是，欲求財物的人，能不慎重地選擇求財的正當道路前進嗎？

居士子！人非時行者，當知有六災患。云何爲六？一者不自護；二者不護財物；三者不護妻子；四者爲人所疑；五者多生苦患；六者爲人所謗。居士子！人非時行者，不經營作事，作事不營，則功

業不成，未得財物，則不能得，本有財物，便轉消耗。

非時行求財，亦有六種災患。

「一者不自護」。非時出入，作息無規，這是不自愛的行爲，所以謂之不自護。這樣會妨害正業，有傷身心，以生活秩序亂了，自治失據，諸多放逸的行爲，即會發生，如飲酒、賭博、犯人妻女，這即要成爲遊蕩的人了。

「二者不護財物」。俗云無事出門小破財。非時出入，耗費增多，本有的財物，即不能守護而要漸漸消散了。

「三者不護妻子」。非時之行，家庭眷屬，多諸憂慮，妻子兒女，多諸怨嫌，必致影响家庭和樂，眷屬離心。

「四者爲人所疑」。行不以時，如放着正事不作，時時早出夜回，這將起人疑竇，以爲有不軌之圖。無事常在外走，必多消耗財物，也將令人懷疑，所費當爲來路不明。

「五者多生苦患」。除上所說非時之行的過患，還有很多的苦難，會在不覺之間發生。如身心的疲勞而致病，風雨的侵襲而感疾，意外遭遇，破財損身，也是行人常碰到的事。

「六者爲人所謗」。無事外行，成遊蕩漢，無事夜行，起人疑情，非時之行，不免總要招人明譏暗謗，視作不務業，謗爲爲非作歹之人。

此下一段結文，如前所說，不作複釋。

居士子！若人飲酒放逸者，當知有六災患。云何爲六？一者現財物失；二者多有疾病；三者增多鬥爭；四者隱藏發露；五者不稱不護；六者滅慧生痴。居士子！人飲酒放逸者，不經營作事，作事不營，則功業不成，未得財物，則不能得，本有財物，便轉消耗。

這一段文，是說第三飲酒放逸的六失。

「一者現財物失」。愛飲酒放逸，不論是自飲，請人飲，陪人飲，都要耗費現有的財物。今日社會，一席酒筵，所費每能爲數口之家的一月食糧，雖然飲酒，不必都用筵席，但以飲酒放逸，而增多財物的損失，這是毫無疑問的事實。

「二者多有疾病」。酒含毒性，飲酒有傷腸胃，放逸糜爛身心，有損精神體力。酒後不知護身，放逸不知晨昏，所以能致身心多惱多病。

「三者增諸鬥爭」。酒令心性迷亂，放逸好管閒事，一言不順，鬥爭紛起。世間因飲酒放逸而打架鬧事者，亦是常有的事，毋庸舉例，大多有所見知了。

「四者隱藏發露」。酒後失言，往往不知輕重，胡說亂語。放逸忘形，由此不覺發露隱事，或珍藏所在，也說出了，給人追究、盜劫之機。

「五者不稱不護」。飲酒放逸，人不稱譽，也不愛護，因爲飲酒成迷，放逸變懶，這是世人所不善愛的，怎能受到稱護哩。

「六者滅慧生痴」。酒令人昏，逸令人惰，因此滅慧生痴，違背禮法的事，都會做出來了。酒在世人，不甚重視，佛法對之，以能令人生諸過非，故戒之甚嚴。

居士子！若人親近惡知識者，當知有六災患。云何爲六？一者親近賊；二者親近欺誑；三者親近狂醉；四者親近放恣；五者逐會嬉戲；六者以此爲親友，以此爲伴侶。居士子！若人親近惡知識者，不經營作事，作事不營，則功業不成，未得財物，則不能得，本有財物，便轉消耗。

此段經文，說第四非道的六失。

「一者親近賊」。惡知識者，是沒有正知正行的，親近他會受害的，如同親近賊一樣。賊是損害人的。因爲賊有賊道，哄嚇詐騙，偷竊扒搶，方法衆多，堅壁強戶，均能進入。這些惡知識的惑人，如果與之交友，難免要受其感染，那即要受害無窮了。惡知識的衆多，當然不僅如上所說而已，凡是教人作惡爲非的，都是惡知識者，與之親近，也都是有害而無益的。

「二者親近欺誑」。善知識待人，是眞誠無僞；惡知識對衆，多口是心非，說來令人神往，實際皆是欺人之談，誑人上鉤，與之親近，即要受到欺誑，走入邪途了。

「三者親近狂醉」。惡知識的言行，像狂人醉漢一樣的胡吹亂講，不可信用的。如把惡知識的言行，當作真實的接受過來，那即等如親近狂人醉漢，會要喫虧上當的作出犯法的事來，大受損害。

「四者親近放恣」。放恣即是放蕩，逞情稱意的爲所欲爲，不顧禮法的約制。惡知識的放蕩，也是生活中的一大內容，與之結交，親近，除了學會放恣的變態生活，沒有好學的了。

「五者逐會嬉戲」。這也是惡知識的生活一態。逢嬉場必往，遇戲場必到，賭博，吸毒，樣樣皆玩，與之親近，即要跟着逐會嬉戲，等到著迷受害，惡知識者即不理你如何了局。今時社會青年，受害于惡知識者，也是常有見到的事。

「六者以此爲親友，以此爲伴侶」。與惡知識親近，久而久之的受其同化，即不能自拔了。惡知識的害人勾當，放蕩的生活，再也擺脫不開，成爲至親好友似的，終身伴侶似的，永難分離，那也即永遠受其災害了。俗傳做慣賊，想不做也做不了主，終要以作賊終其生的。求財固是人生的大事，如從惡知識處求，那是非常危險的。

居士子！若人喜妓樂者，當知有六災患。云何爲六？一者喜聞歌；二者喜見舞；三者喜往作樂；四者喜見弄鈴；五者喜拍兩手；六者喜大聚會。居士子！若人喜妓樂者，不經營作事，作事不營，則

功業不成，未得財物，則不能得，本有財物，便轉消耗。

這是說第五非道求財的六失。

「一者喜聞歌」。喜愛歌唱，即要常往歌場，欣賞美妙歌聲了。這樣即要費時耗財，有妨正務。

「二者喜見舞」。喜歡舞蹈，脚也會癢，常至舞院觀摩，那能不廢正業，耗費時光哩。

「三者喜往作樂」。愛好音樂，即要喜往樂場，樂不知返，家事也忘。

「四者喜見弄鈴」。印度歌舞，佩戴响鈴，舞弄之時，發出叮叮之聲，令人悅聞。喜見弄鈴，自然遇到這一舞會，也不放過機會，前往見聞、取樂了。

「五者喜拍兩手」。觀舞听歌，樂至忘形，不禁拍响兩手，加入歌舞節奏，輕浮之態，不覺與爲怪。

「六者喜大聚會」。玩樂妓樂成習，不耐寂寞，常喜集會，沉迷鬧場。如現代喜好妓樂的人，也都邀人來家，開歌舞大會，即是喜大聚會的說明。

喜妓樂者，自玩損財，供人作樂，則損正志，故以之求財，皆非正道。現代歌舞，喻若明星，燦爛之光，閃耀人羣，以之求財者衆，此或古今異時，故有所不同吧。

居士子！若有懶惰者，當知有六災患。云何爲六？一者大早不作

業，二者大晚不作業，三者大寒不作業，四者大熱不作業，五者大飽不作業，六者大飢不作業。居士子！若人懶惰者，不經營作事，作事不營，則功業不成，未得財物，則不能得，本有財物，便轉消耗。」

這一段經文，是明第六非道的六失。

「一者大早不作業」。世間求財的人，大多起早帶晚，勤勞作事，因而致富者，大有其人。俗說勤勞起家，即是這一生財之道的基本方針之說明。可是懶惰的人，早晨貪睡，不想太早起身作事，所以說大早不作業。

「二者大晚不作業」。懶人不耐辛勤，作事希望早畢，好多休息，所以大晚也不願作業。現代人工作時間，已有定制，大多以八小時工作為恒規。可是也有不很守時的人，在工作時，總是遲到早退，這即是懶惰的一份心行表現了。

「三者大寒不作業」。世界各地的氣候，隨其方位而有不同，有些地方，常年多寒，或是多熱，也有寒熱相等。印度位居熱帶，部份屬於溫帶，所以有大熱季，也有大寒時。懶惰之人，每到大寒之時，會藉口天冷，所以也不要作事業。

「四者大熱不作業」。印度夏季，以多熱帶地區，酷熱異常，懶惰之人怕熱，也不願作業。

「五者大飽不作業」。懶人飲食，如覺得太飽了，也不作業。

「六者大飢不作業」。如肚皮餓了，沒有氣力吧，懶人也會停下工作。懶惰不懶財，懶人求財之心，與一般世人無二樣，只是不耐辛勤，如是求財，所以成非道。

以上六種非求財道的種種過失，已解說完畢，接着世尊重說偈頌作結束。

於是世尊說此頌曰：「種種戲逐色，嗜酒喜作樂，親近惡知識，懶惰不作業。放恣不自護，此處敗壞人！行來不防護，邪淫犯他妻，心中常結怨，求願無有利。飲酒念女色，此處敗壞人！重作不善行，狠戾不受教，罵沙門梵志，顛倒有邪見，兇暴行黑業，此處敗壞人！自乏無財物，飲酒失衣被，負債如湧泉，彼必壞門族！數往至酒罇，親近惡朋友，應得財不得，是伴黨爲樂。多有惡朋友，常隨不善伴，今世及后世，二俱得敗壞！人習惡轉減，習善轉興盛，習勝者轉增，是故當習勝。習昇則得昇，常速智慧昇，轉護清淨戒，及與微妙止。晝則喜睡臥，夜則好遊行，放逸常飲酒，居家安得成？大寒及大熱，謂有懶惰人，至竟不成業，終不獲財利。若寒及大熱，不計猶如草，若人作是業，彼終不失樂」。

「種種戲、逐色、嗜酒、喜作樂，親近惡知識，懶惰不作業」。此四句頌，總頌六非財道。其中逐色，即是頌非時行。

「放恣不自護，此處敗壞人」！這兩句頌，是別頌種種戲博。世人求財，如以種種戲博作處所，那即要不自覺地走上放蕩而恣意的爲所欲爲賭博路，沉迷而不知自愛自護了，這將受到敗壞身家，虧損人德，因爲戲博之處，是敗壞人德的地方。

「行來不防護，邪姪犯他妻，心中常結怨，求願無有利」。此四句頌，是別頌非時行。非時遊行，不分晝夜，不顧家庭，這將使自己與家庭，都要失去防護。如爲丈夫的在外，追逐女色，耗費財物，甚至與他人妻女私通，犯上邪姪的過失，這不獨會破壞他人家庭，也會引起自己家庭糾紛。由於家庭時時的爭吵，夫婦之間，也即要常結怨恨，這樣的家庭，要求幸福的增長，那能如願達到呢？所以說：求願無有利。

「飲酒、念女人，此處敗壞人」。此二句頌，是別頌飲酒放逸與常喜妓樂。酒能亂性，酒后理智昏暗不明，故能作出種種犯罪的行爲。有一故事說：有人酒后，偷他人鷄殺了作食，失鷄人來找尋，謊言不知不見。又以酒后犯他人妻，因此造成殺、盜、邪姪、妄語四種過失。念女人即是迷戀聲色。歌舞妓樂，多爲女人操作，于歌院舞場，供人玩樂。出入其中的人，每多爲其聲色所迷，而念念不忘的流入放浪之途。所以飲酒、念女人，都是敗壞人德的，要免其害，需當遠離。

「重作不善行，狼戾不受教，罵沙門梵志，顛倒有邪見，兇暴行黑業，此處敗壞人

「！此六句頌中所說之事，爲前長行經文中所未說到，但亦爲別頌飲酒放逸與常喜妓樂的過失，不過這比前說更深重些。因爲飲酒放逸與常喜妓樂的行爲，積之成性，在財物消耗中，不夠花用時，即會亂打主意，什麼殺、盜、邪淫、妄語的罪惡、都會做出，這時如有好心人來勸諫，不但不听教，還要擺出狼戾的兇相，罵人好管閒事哩。所以說：重作不善業，狼戾不受教。又如沙門與梵志，都是有學有行的人，知善惡，明因果，對飲酒放逸，常喜妓樂的浪子，予以善意的教導，結果反罵沙門梵志，顛倒有邪見，如此逞兇行暴，這是造作黑業，故成敗壞人。又黑對白言。白是善，黑是惡。黑業，即是不善的惡行。」

「自乏無財物，飲酒失衣被，負債如湧泉，彼必敗門族」！這四句頌，也是別頌飲酒的過失。飲酒放逸成習，如自家本有財物的，會漸漸地消失，如自乏無財物，那即要弄到衣被不週，借貸生活，這樣的日子長了，即要負債如湧泉似的高漲，能怎不敗壞家門，敗壞宗族的聲名呢？

在重頌中，對飲酒放逸，一再的說到，這以酒的本身，雖不是一件嚴重的罪惡，但以飲酒而致放逸地造成種種罪惡。在佛法中，因酒能令人造罪行，所以嚴禁在家與出家的學佛弟子飲酒，列爲戒條之一。在世間法中，對酒並不禁飲。善生是一未學佛的在家青年，對飲酒的過失，亦如一般世人，知之不深。佛爲善生開示世間的、人生的善法，在前面四業穢中，已將世間的、人生的最根本之善法、惡法講出，但對飲酒能敗衆德而造諸惡行，却還沒有說到。酒對人生的行爲，關係至大，所以在六非財道中列爲一題專論

，意有未盡，故于重頌中，才一再的伸述，這不過是要令善生，能深加注意飲酒的害處，提高警覺自護吧了。

「數往至酒罇，親近惡朋友，應得財不得，是伴黨爲樂。多有惡朋友，常隨不善伴，今世及后世，二俱得敗壞！」此八句頌，別頌惡知識的災患。此頌文中，也提到酒。大概古時之人，交往，共事，也多以酒爲媒介，酒成了廣泛的一分生活飲料。今世的人事，用酒的地方，更是普遍的盛行，高樓大廈的酒家，成爲現代城市的繁榮象徵，社會上的請酒宴會之風，也吹遍了每一階層的角落。古今異時，對酒都是一樣地重用，可見酒在世人生活中所佔的位子了。不過一般人的飲酒，大多能自量，未受大害，所以不甚注意禁戒。佛法深知其害，所以也即說之不已了。尤其嗜酒作樂的人，借酒作惡的人，自害而復害人。如與惡知識親近，即要數往至酒罇，親近惡朋友了。酒罇是煮酒的罇，也即是指酒家。因爲常常與惡朋友在一起，飲酒作樂，不覺漸漸揮霍無度，應得的財物即要在與這些伴黨爲樂中消散，這不是受到親近惡知識的害處嗎？飲酒的過失嗎？不但如此，惡朋友多了，即要跟着作惡事了，不敢的因飲了酒，胆子也大起來了，這不等如與不善爲伴侶，自然即要造下衆多惡業，不獨今世不得幸福，后世也得不到幸福了，這不是二俱得敗壞的自作自受之結果嗎？

「人習惡轉滅，習善轉興盛，習勝者轉增，是故當習勝」。此頌是說作惡作善的後果。人類是上昇或下沉的中心。人類如習惡的多了，即要隨作惡業而下沉，墮到三惡道

中，世間的人類即要減少。人類如習人間善法的多了，即會隨善業而轉生到人間，世間的人數，即會轉為興盛而增多。如習人間善法殊勝了，在后世轉生人間，其幸福也即增多。人生的幸福，是依人生所習的善法多少而增減，要求人生多幸福，即該多習勝法，是故當習勝。

「習昇則得昇，常逮智慧昇，轉獲清淨戒，及與微妙止」。此四句頌，是說天乘法。人乘法是以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五戒為根本德行，所以上經文所說，都以修習五戒善法為中心，五戒善法成就了，即能不失人身，轉生為人更多幸福。天乘法是以身不殺、盜、邪淫，口不妄言、綺語、兩舌、惡口，意不貪、嗔、痴等十善戒法為要行，也即是上昇法。因為修習十善戒法，現生可得多福，後世即能轉生到天上，受到天福的感報，這比人間幸福超勝的多了，所以頌說：習昇則得昇。

人類的習惡，都因愚痴無智，不明是非、邪正、善惡的因果關係，所以才多妄作妄求，如前說六非道求財，即是一例。因此，人類欲求美滿人生，即得常求智慧，有了智慧，即能明是非，識邪正，辨因果，以之指導身心行爲，即能減少惡作，增多善行。如智慧高了，人生的要求也即會提高，不再滿足人生的善法修爲，知道進求天乘法的福樂之果了，于此可見智慧對於人類的昇沉，有着非常重要的關係，能導人離暗向光明。人類能常求智慧昇，身心的作爲，也即能跟着上昇，如從五戒善法進習十善戒法，或是進修離欲的禪定善法，即能轉獲清淨戒，及與微妙止。清淨戒是指十善戒法，如修得清淨

成功了；后世即能上昇欲界天。微妙止是說禪定禪定之樂，超勝人間與欲界天的福樂，故名微妙止。如修習禪定成功，隨其禪定的功德淺深，即能于后世上昇色界天或無色界天，受微妙的定樂之果。世間善法，到達極高的禪定，如非想非非想定，修習成功，即是極點了，來世即上生到無色界的非非想天，受到八萬大劫的極長時間之定果感報。世間善法到此爲止。如再求進步，那即超世間、出三界的出世間善法——解脫生死法。

本經是以人間善法爲主，兼及天乘善法，故對出世善法，多未說到。而世間善法中的天乘世間善法，淺深第次繁多，頌文只約略言及，所以解說也略爲指出如上，不作詳細的說明與分別了。

「晝則喜睡臥，夜則好遊行，遊逸常飲酒，居家安得成」？此下有三首頌，均是別頌懶惰非求財道的。求財當作事。白晝喜睡眠，晚夜貪遊玩，如此懶散放逸，飲酒作樂，不務正業，這樣居家安能令家庭得到興旺呢？不敗壞身家，又安能得哩！

「大寒及大熱，謂有懶惰人，至竟不成業，終不獲財利」。求財而怕作業，寒熱而怕辛苦，如此懶惰，不但事業會畢竟無成，恐怕終身也不能獲得財利了。

「若寒及大熱，不計猶如草，若人作是業，被終不失樂」。求財要作事，作事需有忍苦耐勞的精神，寒熱不計的幹勁，猶如急風中的勁草那樣堅忍，如此的作事求財，不管他是什麼人，所作的任何正業，其事業即會有成功的希望，不會失敗了，自然也即能獲得財物之利樂，如願地達到求財目的而享到人生幸福了。

綜上所說六非財道，義理均粗顯，極易爲人所明白，但也是極易爲人類所犯上的世間事實，因爲太粗顯吧，而世人大多忽略了，不知非道求財，正是導致人生經濟生活不道德的普遍因素，世間大惡巨奸，每多由此養成。盡管世間，也多有非道求財而致富的，但以正常經濟生活來觀察，那不是成功，而是失敗，只是這一罪惡的因果，不大爲一般世人所能見知吧了。

世尊爲淨化世間，改善人生，使世人都能生活在善法中。一切道德中，正常經濟生活，佔有極重要的地位，所以對非求財道，才不厭其詳的分別解說，作人生道德的正本清源之一分匡正，離此六非道，即能入于正道。經濟生活正常了，過非、罪惡即能減少，善德增多，人生自然即會美化，莊嚴地令人愛敬了！

不過，人類的善惡，雖然受到當人的智愚所導出，但人生在世，不是孤獨的生活，是在人羣中生活，因此，在自他與羣衆發生關係時，其生活與行爲，也即要受到外緣的影響。例如前說的六非財道，其中多有在自他交往的關係中，而走上敗壞身家的非道求財之路。在自他交往中，師友的關係，比較密切，對於世人的生活與行爲，其影響也較一般爲大。而友有善惡，因此親近之時，也即不能不予慎重的選擇了。尤其要了解，什麼是善師友？什麼是惡師友？世尊爲使善生知道師友在生活與行爲中，有其密切關係，所以于六非財道的關示之后，接着即說四非親與四善親，詳述世間一分師友的善惡，以作善生親近之時的選擇依憑，這是走在人生大道中，不可忽略的，走錯了，那即要受害無窮了。

「居士子！有四不親而似親。云何爲四？一者知事非親似如親；二者面前愛言非親似如親；三者言語非親似如親；四者惡趣伴非親似如親。」

親、是親密，親愛，如父母與子女，兄弟與姐妹，以有血源的關係，即產生相親相愛之情，表現爲苦樂相共，患難相扶的情義，成爲人世間無上的溫暖。人與人之間，如能以此親情相對待，即能互相愛護，增加人與人之間的信賴，雖不是親人，也可成爲師友。人生在世，除了需要父母、兄弟、姐妹的親情之外，有似親情的師友愛護，也是不能缺少的，少了，人生即欠一分充實。正因爲如此，人類社會即產生了虛偽的師友，把握人類的需要，而裝成非親似親的關切與愛護，誘人信賴，于中取利。這些僞師友，也是花樣衆多，約之可有四類，所以經文中說：「有四不親而似親」。

「一者知事非親似如親」。知事，即是善知人事，俗說深知世故，可以例同。此種知事之人，說來頭頭是道，令人敬服不已。似乎爲了益人而說，實際藉此邀人親信，待人求教而窺知人事，企圖利益，使人不覺而中其目的。世間的自私自利，僞君子，即是這一知事非親而似如親的寫真了。

「二者面前愛言非親似如親」。愛言，即是說人愛听的好話，如溫存、體貼、愛護

、慰問，讚美等話。世有一類人，在人面前，愛言百出，令人惑如親人。但在背後，又是一套。世說人前說人話，人后說鬼話，即是這一非親似如親者之流。

「三者言語非親似如親」。前說愛言，是專說好話。此處言語，是說言不由衷話，惑人聽聞，如口是心非。

「四者惡趣伴非親似如親」。惡趣，是指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而言。人如作惡，即要墮落三惡道。世間有一類人，專教人作惡，此種人即是惡趣伴。惡趣伴對人似很有情義，實際是誘人作惡，與之相親，即要受害不淺了。

以上四種不是真親而偽裝似親，以真偽相混，每不易爲人覺察。因此，以上提出總說，以下又再爲一一詳釋。

居士子！因四事故，知事非親似如親。云何爲四？一者以知事奪財；二者以少取多；三者或以恐怖；四者或爲利狎習」。

這是解釋第一非親。這可從四方去解說，即可以認知第一非親是怎樣的一種人了。

「一者以知事奪財」。知事，是深知人事，以之謀取利益，使人不覺而受損害。這如世間一般不行正道的人，假予別人困難之同情，施以援手的幫助，以此小惠博人信任后，共同作事，從中奪取大財利。世間很多友好，合作營商，結果失敗，本利盡爲別人所奪，此事發生于社會者衆矣，即是這一知事非親似如親的一例了。

「二者以少取多」。這是先與小利，后取大財的另一方法。這如世人，前來攀交，投人所好饋贈禮物，而后求大幫助。或是借貸，先以小利，而后吞沒大本。人類本有互助之義，但以此賺人，則成假義，非其親人。

「三者或以恐怖」。此是偽裝誠惶誠恐之情，與人相親，給人誤認爲敬畏可信，委托事爲，于中取利。這是又一如親的作態。

「四者或爲利狎習」。狎習，即是親近，習人所喜，順人所好，于同好中，討人便宜。這如世間一些遊蕩子，左右都有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跟着喫喝玩樂，即是爲利狎習的一流。

以上四種不同形態的人物，是屬于知事非親似如親的一類。

於是世尊說此頌曰：「人以知爲事，言語至柔輒，怖、爲利狎習，知非親似親，常當遠離彼，如道有恐怖」。

這六句頌，是重說知事非親的四事作結束的。凡「人以知爲事」，或以「言語至柔輒」的說話，或表現敬畏「怖」之態，或表現「爲利狎習」的親順態態，這都不過是爲博取人的歡心與信任，都是有所企圖的，不是真正的可作師友之人，遇見這樣的人，最好「常當遠離彼」等，不但不可以與之親近，論交，還要「如道有恐怖」那樣避開，免爲這些盜賊似的、虎狼樣的假親之人所傷害，這是忽略不得的！

「居士子！因四事故，面前愛言非親似如親。云何爲四？一者制妙事；二者教作惡；三者面前稱譽；四者背說其惡」。

這是說第二非親的四種表現。

「一者制妙事」。妙事，即是好事，善事。如有人欲布施，這是好事，應當作的。但有人却教不要作，布施要財物，這是自損的事，功德又看不到，何必那麼傻哩！听來似爲愛人省財之言，實則是阻止人作好事，這即是制妙事的一例。

「二者教作惡」。這如世間一般青年，本來天真純潔，什麼壞事也不會作的，但以外不正派的人，在與其親近交往中，慫恿去做不正當事，開始是小犯玩玩的，慢慢的殺人、打劫的大惡，也幹起了，這是教作惡的一例。

「三者面前稱譽」。稱譽人的善德，這也是好的，但要恰當的勿過甚其詞。如別人沒有這份美德，爲討人歡喜而不惜廉價地奉上，這即是面前稱譽的假愛言了，信之即要上當。世間多有這樣的事，不必舉例來說了。

「四者背說其惡」。說人之惡，當面而言，這是君子之風。背后說人之惡，無疑即是小人的性格。因爲面言人惡，有警人改過之心，背言人惡，則有揚人之惡的不善用意，所以不是真親，而爲似親的假義之人。

於事世尊說此頌曰：「若制妙善法，教作惡不善，對面前稱譽，

背后說其惡。若知妙及惡，亦復覺二說，是親不可親，知彼人如是，常當遠離彼，如道有恐怖」。

這十句頌，是重結上文。凡人如遇見上說的四種愛言表現者，可以確定不是正人君子，所以「是親不可親」，還是及早遠離的好。

「居士子！因四事故，言語非親似如親。云何爲四？一者認過去事；二者必辨未來事；三者虛不真說；四者現事必滅，我當作不作認說」。

這是分別第三非親的四種言態。

「一者認過去事」。這是以言語誑惑人的一種。凡人對過去的所作事，有得意或不得意的，總要留下疑情的影子。有人藉此大發議論，或爲之指說事成有因，或爲事敗歎其錯失，總使听者佩其識高，信其有靈，實則胡言而已，這即是認過去事的言不由衷一態。世間多有以此騙財者，如謂人過去所遇，受到神的保佑與作難，需要酬神消災，即是這一類中的人物了。

「二者必辨當來事」。這是一誑人的作態。如謂人將來當有大福的遭遇，令人喜其不凡之見，或說前途有難，使人懼其先識之明，說福言禍，邀人敬畏，俟機謀利，此

即必辨當來事的一流。

「三者虛不真說」。這是言不真誠，弄虛作偽。如見人過，不肯直說，見人善行，反作譏諷。一派裝作，逗人歡欣，子虛烏有，說成當真。

「四者現事必滅，我當作不作認說」。這如見人作事，危機已露，必歸敗滅，不加援救，反落石下井，且幸災樂禍，公言當作不作，責人之罪。或乘人危急，暴露人短，顯己之長。或好事歸己，大言不慚的謂我當作，壞事歸人，我所不作，有功則認取，有罪則不認賬。此等極其陰險、狡猾的人，活躍于人羣中者亦多，與之相親，誠如遇到虎狼，危險之至！

於是世尊說此頌曰：「認過、及將來，虛論、現滅事，當作不作說，知非親如親、常當遠離彼，如道有恐怖」。

此六句頌重結，如文可知，不復贅釋。

居士子！因四事故，惡趣伴非親似如親。云何爲四？一者教種種戲；二者教非時行；三者教令飲酒；四者教親近惡知識」。

這是分別第四非親的四種作風。

「一者教種種戲」。此非親者，是惡知識，與人相親，無好事利人，但教人學習種

種戲博，無錢借錢，慷慨援助，待人學會了種種戲博，儼台高築，即要受其控制，听任擺佈，驅使作惡，也無法自主了。

「二者教非時行」。這是誘人在外遊蕩，不分日夜，放逸玩樂，或狎娼妓，或犯人妻，毀法亂紀，亦不顧忌。

「三者教會飲酒」。酒性烈刺，不會飲者，多不耐苦。但非親人，教令會飲，久之成習，醉而胡鬧，為非作歹，在酒性發作中，亦不覺犯法可怕了。

「四者教親近惡知識」。惡知識有惡朋友，惡知識教人交友，自然也是惡知識者，才能同流合污，造作惡業，為惡趣伴。

於是世尊說此頌曰：「教若干種戲，飲酒、犯他妻，習下不習勝，彼滅如月盡，常當遠離彼，如道有恐怖」。

重頌中說「習下不習勝」，即是教人習惡不習善的意思。習惡會下墮惡趣，故下是表惡。習善會上昇，比下為勝，故以勝代表善。第四非親，四種作風，都是惡行，其人生的前途，有如十五月亮，愈過愈黑暗，所以說：「彼滅如月盡」。遇到此種人，欲免其害，及早走開，遠離這危險的道路，即能平安無事。

以上所說四非親，至此已各別地說完。以下說四善親。

⑤、說四善親

「居士子！善親當知有四種。云何爲四？一者同苦樂，當知是善親；二者愍念，當知是善親；三者求利，當知是善親；四者饒益，當知是善親」。

「善親」，是善人，好人，待人有如父母兄弟的真切之情，沒有損害他人的心念，與之親近，有益身心，如入芝蘭之室，令人去汚生馨，故謂善親。此等善親，約之亦有四種，這是首當應知的。

「一者同苦樂」。善親與人交往、共事，有同甘共苦的忠義，多君子的風度，無小人唯利是尙的氣味。

「二者愍念」。愍念，是同情之心，不忘之情。善親常能愍念他人，見有危難，能仗義相援，不作無顧的背棄。

「三者求利」。求利，是求有益于他人，是虛心的、誠至的待人。不是作專利于己的打算，不顧他人利益的求利，這與唯利是圖是不同的。

「四者饒益」。饒益，是多以善法益人，凡人求助，無不盡力以赴。凡人能親近饒益之人，即能增多福利了。

以上是總標四種善親的名稱。以下才一一地分別解說每一善親的性格與表現。

「居士子！因四事故，同苦樂，當知是善親。云何爲四？一者爲

彼捨己；二者爲彼捨財；三者爲彼捨妻子；四者所說堪忍」。

這是解說第一善親的四種特色。

「一者爲彼捨己」。彼，指他人；己，指自身。此一善親，能爲人而捨身。世人多能與人同樂，每見苦來，爲保自身，即行遠去。所以捨身爲人的善親，不易多見，因此也即成爲人世可尊可貴的人物了。

「二者爲彼捨財」。這是見人困難，能仗義疏財，解人危急。財本身外之物，用來資生養命，財力有餘，當用以濟人，這是人所應爲的事。可是世人多以貪財爲務，故多不能捨財濟人。真正善親，輕財重義，所以與人交往中，見有困缺，爲彼捨財，雖是損己，亦不顧惜。

「三者爲彼捨妻子」。人之所愛，無過于身命、家財、妻兒，因此，爲身家與妻兒的利益，世多利己而損人，道義之交者少。善親有利人之心，所以與人交道，不作損人利己之行，遇危難時，爲了救人，妻兒亦能捨之。

「四者所說堪忍」。人之與人，往往在言說間，發生衝突與惡感，這以不能互相諒解錯失與接納忠言所致，即是所說不堪忍受而促成。真正同苦樂善親，却能對人忍勞忍怨，任何不順心耳之言，都能接納下來而不衝動，此種寬容大量，有近乎菩薩難忍能忍之精神。

於是世尊說此頌曰：「捨欲、財、妻子，所說能堪忍，知親同苦

樂，慧者當狎習」。

這是總結同苦樂善親的重頌。此一善親的四種特色，如文可見。這才是真正可親可敬的人。凡是稍有智慧的，都該與這樣的人結爲師友，即會有益而無害了，所以說：「慧者當狎習」。

「居士子！因四事故，當知愍念是善親。云何爲四？一者教妙法；二者制惡法；三者面稱說；四者卻怨家」。

這是分別解說第二善親的四種特格。

「一者教妙法」。妙法，即是善法。這一善親與人相親，以有愍念之心，時時教人的善法，導人去作善事，這雖非如財物直接助人除苦得樂，但由知妙法，作善行中，而能獲大利益。世間之人，多有妙法而不肯隨便教人，需有條件，才能傳授。這一善親之人，不必先講條件，而以利人爲心，所以多教人妙法。

「二者制惡法」。這是制止習惡法、作惡行的義行。教人作惡，固不是正人，見人作惡而不加勸止，也非是君子的行誼。這唯有深懷愍念之情的人，見人爲惡，不忍觀其墮落，所以才義不容辭的制止人去作惡法。

「三者面前稱說」。見人爲善，或是善德，隨喜稱揚人前；見人習惡，勸誡改過，予以當面讚美與鼓勵。不隱藏人善，不張揚人惡，無人前人的面是背非之異說，即是

這一面前稱說的事例。

「四者却怨家」。凡人在世，不無恩怨，感恩者多，却怨者少。愍念之人，見有毀謗者，爲人解釋怨嫌，代人消除仇恨。如遇無辜受到危害，則挺身而出，爲人驅散怨敵，予以救護之大義幫助，這即是却怨家的說明。

於是世尊說此頌曰：「教妙善、制惡，面稱、卻怨家，知善親愍念，慧者當狎習」。

這是重頌結前說。愍念善親，其表現有如上的四種特色，可以知道這是善親，宜爲有智之人，常當依之，親近學習。

「居士子！因四事故，求利當知是善親。云何爲四？一者密事發露；二者密不覆藏；三者得利爲喜；四者不得利不憂」。

這是釋第三善親的四種作風。

「一者密事發露」。此說求利善親，與人相處，以利人爲先。見有友人遭受危害，知道這一密謀害人之事，不願與己有無利害，即發露其事，予友人知，使其小心自護。此爲救人，非爲害人而揭發他人陰謀，宜露他人的秘密可比。

「二者密不覆藏」。此說待人坦誠無欺，自家的秘密，如有過失，不作覆藏，能在

友人之前，發露無隱，以示肝胆相照，忠信待人。爲的要求改進過失，給人規諫之機，非是不知羞耻，顯示人前。

「三者得利爲喜」。求利善親，與人相處，如見人得利時，心生歡喜。但不唯利是求。不同世間一般貪利之流，有利則來親，無利則遠遁。

「四者不得利不憂」。以不貪利，故與人相親時，無利可得，亦不憂惱。于此可見，此一善親的作風，可謂君子矣。反此，即是小人之風，即非善親之流。

於是世尊說此頌曰：「密事露、不藏，利喜、無不憂，知善親求利，慧者當狎習」。

頌結前說。求利善親，其表現的作風，是如上的忠義待人，安份守己，所以值得慧者多與親近和學習的。

「居士子！因四事故，饒益當知是善親。云何爲四？一者知財物盡；二者知財物盡已，便給與物；三者見放逸教訶；四者常以愍念」。

此說第四善親的四種表現。

「一者知財物盡」。饒益善親，時時存心利益于人，因此常念友人生活安危，關心友人財物有無。不同酒肉相親之流，你有他來，你無他即遠去不復顧，唯恐向其求助，使之有損。

「二者知財物盡已，便給與物」。關心友人，不是口上的名言，要有實際的行踐。人類本有相助之義。如友人財物盡了，自然生活即要困苦，這時當與財物給濟，即是饒益之人。否則，成自私自利者流，即非善親之人。

「三者見放逸教呵」。教呵，是教善呵惡。友人放逸而不務正事，予以忠直的勸諫，教其學善，呵止惡行，使其改邪歸正，這即能饒益友人。如見放逸，不加教呵，甚之厭惡而背離，則足見無有真愛至情，即非善親，于此可知。

「四者常以愍念」。常以關切之心，懷念遠近友人，即是愍念之情。本此與人相親，交道，即能多所饒益于人，成爲善親之人。

於是世尊說此頌曰：「知財盡、與物，放逸教、愍念，知善親饒益，慧者當狎習」。

頌結：如何認知饒益善親？但從以上所說四種表現中，即可知道。明白了善親與非善親的分別，那末誰該親近，誰該遠離，也即有了依憑，不致于茫茫人海中，有何去何從之困惑。至此四善親已講完。規正人生善行，從事正法生活，親近良師益友，均有了

基本的分別說明，這些都是有關人生的，是人生的善惡之分界。去惡從善，人生即能由此而莊嚴，幸福于是而增長。

以上第一節泛說善不善法之內容，到此也已全部講畢。以下即入第二大節正明六方四攝。

二、正明六方四攝

①、六方善法

「居士子！聖法律中有六方：東方、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

此下正講六方四攝，分二大目：一、六方善法；二、四攝善法。現講六方善法。此又分二：一是總標，二是別釋。上文即是總標。

六方，是認識空間的名位。空間本是無邊的，原無固定方分的局限性，但是人類爲着分別的需要，乃依自我爲中心，從左、右、前、后、頭頂與足底的六個不同方位，向外伸延到世人所知的限際，劃出東、西、南、北、上、下的六方，于是六方，即成爲人類對於空間分別的名位，認識空間做依憑了。

六方，也是大字的代名。大字顯現為空間，六方依空間而分立，離空間則六方無所依，離大字則空間無從現。六方、空間、大字，這三個名稱，似乎是有着次第的差分，含意的不同，實際內容無二，同說大字而已，因此六方，也即成為大字的代名。而大字顯現空間，空間顯現萬物，萬物不離空間，空間含有萬物，因此，六方不但是大字的代名，是空間的分位，也是萬物的總稱。因為萬物不離空間，即是不離六方，所以世間也即稱萬物為東西了。如一般世人指問人物，這是什麼東西？那是什麼東西？甚而罵人，不成一個東西！即是不成一個人物。東西，即是六方的簡說。離開東西，不成東西，也即等于離開六方，不成萬物，于此可知六方，可說為大字的代名，可說為空間的分位，也可說為萬物的通稱。

六方在佛法，隨俗的應用，所以也有六方之說，不否認其無，這在前說四業穢中曾提到。不過世俗所說的六方，雖依空間而劃分，以人類自我為中心的向外伸延，但隨人類所知空間的限度為伸縮，是有邊際的。佛法的六方，本其空間無邊的特見，所說的空間也是無邊的，從自我為中心的向外伸延，也即無有限際了，這是一點不同世俗的差別。但在本經，並沒有說到這一點，這是因善生所知的六方，是世俗的有限分位，又以他是初聞佛說法的在家青年，就其所能理解的，所以世尊也即隨順機宜而說六方了，不作深遠的六方分別，這對善生也是無何妨礙的。也因此，世尊在分別佛法的六方意義中，都是順就善生領會的程展而立說，從世間現實人生與各方面的關係上，開示正常之道，

規範人生，發揚人德，沒有超過人法而談無量無邊的大道理的。

六方善法，爲本經所說的主題。世尊以見善生禮敬六方，而引發說此六方善法。禮敬六方，需要真正的禮敬，不只口說身禮而已。而真正的禮敬，需要身口意的三業相應，所以世尊未正說六方之前，而有四業穢，四罪福，六非道、四非親、四善親的開示，這些都是策導身口意三業相應的實際禮敬之法。能禮敬的人，具備了三業相應的恭敬心行，而后對於所禮的六方，也要善知分別的禮所當禮，這樣才有實際意義，才能免空勞無益，所以此下詳說六方，分別所禮的六方。

「聖法律中有六方」。佛爲世出世間的大聖人，佛所說的法與律，也即稱爲聖法律。在佛所說的聖法律中有六方，這東、南、西、北、下、上之六方，是與善生所禮的六方同名，所以說有六方，但此六方的意義，却與善生所理解的大不相同了，這需要分別地解說。此下即是別釋，一一分別地解釋。

居士子！如東方者，如是子觀父母，子當以五事奉敬供養父母。云何爲五？一者增益財物；二者備辦衆事；三者所欲則奉；四者自恣不違；五者所有私物，盡以奉上，子以此五事奉敬父母。父母亦以五事善念其子。云何爲五？一者愛念兒子；二者供給無乏；三者命不負債；四者婚娶稱可；五者父母可意，所有財物，盡付其子，

父母以此五事善念其子。居士子！如是東方，二俱分別。居士子！聖法律中東方者，謂子、父母也。居士子！若人慈孝父母者，必有增益，則無衰耗。

此一段經文，詳說聖法律中的東方意義。

善生「居士子」，所行的恭敬供養禮事東方一切衆生，如能確實地做到身口意三業相應，那即是菩薩行了，再好不過的事，但善生並不是真能那樣地觀照與實行，只是秉承父教，那樣口唱身禮，這實在是近乎誇大了。世尊要把他從不切實際的空泛禮敬，拉回現實的生活，在切近的人事上進行禮敬，這不獨容易做到，而且是實實在在地禮敬，自然功效也著，不致空勞無益。所以說：「如東方者，如是子觀父母，子當以五事奉敬供養父母」。六方以東方爲首，人生以父母爲本，故以東方喻父母。文中如是，即是指說如下所說的子觀父母，當以五事奉敬的禮法，這才是合法的禮敬。「云何爲五」？以下依次略爲解說：

「一者增益財物」。爲人子者，受恩于父母者衆多，這是世人所共知的。父母爲子的生養，耗費精力與財物，從不計較，但爲人子的却不能不體念到，因此，在成年之時，即得爲父母增益財物，負起家庭的消費責任，分担父母爲生活的操心，這是爲子者，首先應該做到的禮敬。至于如何求得財物來增益呢？這在前面已說過了，求財有六非道

，離開非道，從事正當的業務，即能獲得財物的增益。

「二者備辦衆事」。這是約勞作說。父母爲家庭的事務操作，也是夠辛苦了，這是爲人子者應該了解的。那麼爲人子的，長大成人，能夠擔當作務，對父母所作的衆事，即得幫助去作，不避辛勤地去辦成，這樣即可爲父母分勞，盡到對家庭應盡的義務了。

「三者所欲則奉」。這是孝事父母口體的奉養。父母的身體健康，在長時的操作中，不免要有所虧欠，爲人子的應該有關切的照顧。如父母有所需要的資身之物，如喫的、穿的、用品等等，應要盡力地供奉，總使在能力辦到的，滿足父母的所欲，不令有所缺乏。

「四者自恣不違」。這是敬順父母的意志。父母也和每一個人所有的人生愛樂一樣，如生活方式，心情愛好，宗教信仰，都有所偏重的不同。爲人子的對父母，應該順其自恣的愛好，不當強奪其所願。如違父母的意志，即非人子之道了。但這是從父母正常的意志而說。如父母的愛好，有碍人道正常的自恣，如生活放逸，心情偏激，信仰邪教，爲子的即當善爲諫勸，做父母的酷愛其子，在久久感動之下，終會有效果的。但要有一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的精誠，才是如法的孝敬之道。

「五者所有私物，盡以奉上」。爲子的所有私物，如友人的餽贈，不論貴賤，都當奉給父母，听其食用，或任其保管，這是敬愛父母的表示，有勝過自我的愛情。以上是子對父母的禮敬之道。至于爲父母的，「亦以五事善念其子」。善念，即是如法合理的

愛護其子，出之至真的心念。

「一者愛念兒子」。父母生育人子，不但生養而已，應該時時關懷其生活與行爲，總使從幼至長，在其愛護之下，知道怎樣學習做人。世人有愛子者，听其所欲作爲，不加禮法管教，致其子養成不良性情，此即非善念其子，有乖爲父母的責任了。

「二者供給無乏」。這如其子年幼，需要衣食、教育費用，爲父母的要盡力供給，不使缺乏，這樣其子才能于成長中，獲得身心健康的培養。如父母不顧的有所忽略，即要影响到其子的身心健康。供給無乏，是以父母能力能辦的爲主，而子所需的也以正用爲前提，不是毫無分別的隨從子欲。否則，過份的供給，不但不能使子得到身心健康的培育，反將影响爲子的身心健康，成爲不良的青年浪子哩！這是爲人父母的不能不注意的！

「三者命子不負債」。父母主持家庭，教養其子，量入爲出。如其子成人作事，主持家務，也當以節用而不浪費財物爲教導，這樣即能生活平安，不致有令其子受到負債的虧累。

「四者婚娶稱可」。父母爲子婚娶，在物色配偶時，不但只求門戶相稱，也顧到爲子的心願，總使可意爲佳，做父母的不強作主張，令子婚娶不得稱心可意。

「五者父母可意，所有財物，盡付其子」。人生有老死。爲父母的在老死時，應將所有財物，付給其子。古代印度社會，是以男子爲中心，有重男輕女的習俗，所以上

所說子與父母的禮敬法中，沒有提到女子。因此，父母的財物，在其可意之下，但付給男子，而沒有女子之分。可意，即是合意，表示在生即將財物付給其子，不是死后。如父母在時，未作財物付給的安排，那待死后，其子繼承，也是合法的。如無子的人，那死后的財物，即歸國家所有了。這是印度當時的習法，不同現代爲父母的所有財物，可以付給子女，也可以合意付給外人，或作任何用途安派的。以上五事，是爲父母的待子之道，如是而行，即是「善念其子」了。「如是東方」，子與父母「二俱分別」說明，于此可知：「聖法律中東方者，謂子、父母也」，不同善生所禮的東方，泛指衆生而言，空向方位禮拜。

「若人慈孝父母者，必有均益，則無衰耗」。這是說禮敬的效果。爲人子者，能如聖法律中所說的東方，力行慈孝父母的善德，這樣的禮敬，即能必有幸福的增益，而無衰敗耗損了。因爲父母慈愛其子，爲子慈孝父母，人道之本已正，即能上下一心，這樣的家庭，那有不興旺呢？如父母不慈，爲子不孝，上下失調，這樣的家庭，又那能不衰耗呢？

居士子！如南方者，如是弟子觀師，弟子當以五事恭敬供養於師。云何爲五？一者善恭順；二者善承事；三者速起；四者所作業善；五者能奉敬師，弟子以此五事恭敬供養於師。師亦以五事善念弟

子。云何爲五？一者教技術；二者速教；三者盡教所知；四者安處善方；五者付囑善知識，師以此五事善念弟子。居士子！如是南方，二俱分別。居士子！聖法律中南方者，謂弟子、師也。居士子！若人慈順於師者，必有增益，則無衰耗。

這是分別南方。南方喻師長，弟子與師長的相待法，亦各有五事。先說弟子當行的五事：

「一者善恭順」。人生于世，不但有賴父母的生養，也需師長的教導，才能知道怎樣立身處世。師長對人生，有教導之恩，所以即有弟子對師長的禮敬法。爲弟子的對待師長，首要善恭順。恭順，即是恭敬師長，順從師長。倘若弟子對師長不敬不順，這不但是有失弟子之道，也無法領受師長的教益。如師長有過失，弟子當擇善而從，又敬不違。這即是善恭順的深刻意義。否則，好醜不分，一味順從，那即不是善恭順了。

「二者善承事」。師長如有使命，需要弟子辦理，爲弟子的應義不容辭的承受，盡力去辦理，這即是有事弟子服其勞的意思。爲師長辦事，不苟且，不怠慢，能合師長的意旨，這即是善承事的表現了。

「三者速起」。這是尊師重道的意思。凡在任何方所，見到師長，要速起相迎。速起，即是迅速的立起身來，表示尊敬。

「四者所作業善」。弟子的作爲，應遵從師長的教導去做，不合禮法的事不作，這

樣即能所作皆善，沒有不善的過失了。

「五者能奉敬師」。弟子如有財物，對師長的所需，要能供奉一些恭敬，或師長有困難時，贈送財物相濟，這都是敬愛師長之道。

以上是弟子禮敬師長的五事。次說師長對弟子的五事。

「一者教技術」。弟子親近師長，是為學習技能，用作立身處世的。為師長的應念弟子的心志，教導弟子的技能與學術。技能與學術，需要教授，才能會通。技能與學術，種類繁多，所以師長也有多式多樣。現代教育發達，學校普遍，一般青年入學，接受師長教導，似乎師長都在學校了。實際學校師長，不過是衆多種類的師長中的一種而已。人生所親近的師長，多數在廣大人羣中，學校的師長，實際是少數的，不過這却是很重要的師長。

「二者速教」。教授弟子，應把住時間，從速教導，這是師長責任，以免虛費弟子寶貴的光陰與學力。否則，教學不勤，即要影響弟子的學業早成了。

「三者盡教所知」。師長所知所能，應盡教弟子，不能有教而不盡，秘而不傳，令到弟子學而不精，受到用而不足的缺失。

「四者安處善方」。教令弟子，立身處世，擇善而行，安份守己，免入邪途，害己害人。善方，即是走向善的方所，立身做人。如走向不善的方所，那即危險了。所以安處善方，也是為師長的一分責任。

「五者付囑善知識」。付托善知識的照顧，囑令親近善知識，如此即能增益弟子的智能，免受到不良的師友影响，使弟子蒙受損害，這是爲師長的一分愛護弟子之至情，也是爲師長所應有的照顧。

聖法律中的南方，即是弟子與師長的相待法，這二者分別，已說明如上。照着這樣地去禮敬南方，即能增益福德，消滅衰耗。

居士子！如西方者，如是夫觀妻子。夫當以五事愛敬供給妻子。云何爲五？一者憐念妻子；二者不輕慢；三者爲作瓔珞嚴具；四者于家中得自在；五者念妻親親，夫以此五事愛敬供給妻子。妻子當以十三事敬其夫。云何十三？一者重愛敬夫；二者重供養夫；三者善念其夫；四者攝持作業；五者善攝眷屬；六者前以瞻侍；七者后以愛行；八者言以誠實；九者不禁制門；十者見來讚善；十一者敷設床待；十二者施設淨美豐饒飲食；十三者供養沙門梵志，妻子以此十三事善敬順夫。居士子！如是西方，二俱分別。居士子！聖法律中西方者，謂夫、妻子也。居士子！若人慈愍妻子者，必有增益，則無衰耗。

這是分別西方。西方喻妻子，相待之法，有前五事與后十三事。先說夫待妻子當行的五事：

「一者憐念妻子」。妻子爲丈夫的內人，多主理內務，丈夫應時時憐念妻子的辛勤，予以體貼的愛念，這樣夫妻即能爲家庭帶來和樂的氣氛了。

「二者不輕慢」。爲丈夫的要禮待妻子，所謂相敬如賓。不應有輕慢的言態，傷害妻子的尊嚴。男女的才能，雖然有別，社會的風氣，雖有重男輕女的不同，但爲夫的却不應有此觀念的表現，有則失去敬愛妻子的至意，必致家庭增多糾紛。

「三者爲作嬰珞嚴具」。嬰珞，是珠寶飾物，爲女子莊飾之用。爲丈夫的爲妻子製嬰珞莊嚴之具，供妻子配帶，表示丈夫對妻子的愛貼之情。

「四者於家中得自在」。這是爲丈夫的信任妻子，盡托家事的料理。听任妻子，處理家務，不作無理的干擾，則妻子于家中得自在了，自能勤勉，增益家庭的幸福。

「五者念妻親親」。親親，即是妻子的親眷，如父母、兄弟、姊妹等。爲丈夫的應體念妻子的親眷，與之相親，不使疏遠，這能增加夫婦的恩愛之情。

次說妻子待丈夫的十三事：

「一者重愛敬夫」。妻子對丈夫，應深重地愛敬，不作輕慢的有傷夫尊之言行。

「二者重供養夫」。爲夫治理衣食，隨份令之豐足，不作刻苦的薄待。

「三者善念其夫」。體念丈夫辛勞，時時關切居起，始終不移愛護之情。

「四者攝持家務」。管理家務，不分事情大小，均當悉心照顧。

「五者善攝眷屬」。眷屬，是指丈夫的內親外屬，如父母、兄弟、姊妹等，及外戚與朋友等。爲妻子的應體念丈夫，對其內外眷屬，均當禮敬不慢，不使疏遠，增進彼此和睦共處，這即是善攝眷屬。此上五事是待丈夫的。此下八事，是分別對待內親外屬及宗教師的應有禮貌。

「六者前以瞻侍」。這如居家，對丈夫的長輩，爲妻子的常當趨前瞻侍，瞻侍，即是探望，侍奉，表示孝敬的照顧。

「七者后以愛行」。這如丈夫的長輩行走時，妻子即當在后護送，照料，以表敬愛。

「八者言以誠實」。如丈夫的長輩，有所垂詢，妻子應以誠實之言相答，不作欺誑之說。

「九者不禁制門」。這是對待丈夫外戚或朋友的。如見到丈夫的外戚或朋友來，應將門打開，任由進入，不要禁閉不理。

「十者見來讚善」。接待來客，要禮貌的歡迎，讚歎善來。

「十一者敷設床待」。爲客人整好床居，請客入坐。床，是坐床，比較椅子爲低，上敷布毯，這是待客的禮敬。

「十二者施設淨美豐饒飲食」。如招待客人，應設清淨美好而又豐饒的飲食，表示

不慢待客人。

「十三者供養沙門梵志」。這是爲家庭納福的。沙門、梵志，都是從事修道的人，乞食生活的。如見這些人來乞食，當作布施，供養飲食，或是修道所用的物品，這樣禮待沙門、梵志，即能增益福德了。

以上西方的禮敬法，爲夫婦者，應善分別的奉行，這才是真正的禮敬西方，造福家庭，遠離衰耗的一分正因。

居士子！如北方者，如是大家觀奴婢使人，大家當以五事愍念給恤奴婢、使人。云何爲五？一者隨其力而作業；二者隨時食之；三者隨時飲之；四者及日休息；五者病給湯藥，大家以此五事愍念給恤奴婢、使人。奴婢、使人當以九事善奉大家。云何爲九？一者隨時作業；二者專心作業；三者一切作業；四者前以瞻侍；五者後以愛行；六者言以誠實；七者急時不遠離；八者行他方時則便讚歎；九者稱大家庶幾，奴婢、使人以此九事奉大家。居士子！如是北方，二俱分別。居士子！聖法律中北方者，謂大家、奴婢、使人也。居士子！若人慈愍奴婢、使人者，必有增益，則無衰耗。

這是分別北方。北方喻主僕，主僕相待禮敬之法，有前五事與后九事。先說大家——即主人的一種稱呼——應行的五事：

「一者隨其力作業」。大家役使男女奴婢作事，要隨其能力勝任為依憑，不當令其力不勝任的強使負擔繁重工作。

「二者隨時食之」。對男女工人，應予及時的，豐饒的飯菜供給，不要刻苦工人，令工人有食不飽，力不足的虧欠。

「三者隨時飲之」。對於男女工人，需要供給及時的茶水，不應忽略而有缺乏。

「四者及日休息」。大家應體念男女工人辛勞，給予每日適時的休息，不應拖長工作時間，給工人疲勞不堪。

「五者病給湯藥」。如男女奴婢、使人，有生病時，主人應給以醫藥的治療，飲食的照料，這是憐恤工人的表現。

次說奴婢、使人當行的九事：

「一者隨時作業」。主人派定的工作，為奴婢的，或使人的，要按時去作，不應有怠工誤時的不守規則之行爲。

「二者專心作業」。工作時要認真，不應有分心他務，或偷閒、懶惰的行爲。

「三者一切作業」。主人安派的工作，只要能力能辦，都應不加揀擇的去作，不當有避重就輕的取巧作法。此下是對主人的禮貌。

「四者前以瞻侍」。空閒時常在主人之前瞻侍，听候主人差使。

「五者後以愛行」。如與主人同行，當在後行，表示對主人的敬愛。

「六者言以誠實」。與主人交話，要誠實無欺，不應有虛言誑語，欺騙主人。

「七者急難時不遠離」。主人有急難時，要仗義救護，不應遠離而不相顧。

「八者行他方時則便讚歎」。主人如有遠行他方，要祝福平安，讚慰辛勞。

「九者稱大家庶幾」。庶幾，是近賢的意思。如與人談論時，常在人前，稱揚主人美德，讚歎主人賢善，不應說是道非。主僕能各行其道的合法對待，主僕之間，即多福樂。

居士子！如下方者，如是親友觀親友臣，當以五事愛敬供給親友臣。云何爲五？一者愛敬；二者不輕慢；三者不欺誑；四者施與珍寶；五者極念親友臣，親友以此五事愛敬供給親友臣。親友臣亦以五事善念親友。云何爲五？一者知財物盡；二者知財物盡已，供給財物；三者見放逸教呵；四者愛念；五者急時可依歸，親友臣以此五事善念親友。居士子！如是下方，二俱分別。居士子！聖法律中下方者，謂親友、親友臣也。居士子！若人慈愍親友臣者，必有增益，則無衰耗。

這是分別下方。下方喻親友，親友與親友臣之間，各有相待的五事，爲其當行的禮法。親友，即是親戚、朋友。親友臣，是親友的長幼眷屬。先說親友的五事：

「一者愛敬」。親友的交往，基于愛敬，有愛敬之心，才是正常的交往，所以親友待親友臣，首要有愛敬之心，由此而引生關切與相助之情義。如無愛敬之心，而以利害關係爲交往的動機，那即非親友的正道了。

「二者不輕慢」。親友之間，貧富不等，知識也有高低的差別。但親友應以平等之懷，與之往來，不論貧富貴賤，均要以禮相待，不當有輕慢不敬的言態。

「三者不欺誑」。與親友臣交言、共事，要誠實無偽，不應有欺騙親友的行爲。否則，即不是眞親友了。

「四者施與珍寶」。親友有互助之義。如親友臣有困難，應予解難之助，布施珍寶財物，以增親友的友好交誼。

「五者極念親友臣」。對親友及眷屬，應時時懷念不忘，尤其有危難之時，如平時有事相求，才與之往來，遇到危難，即行遠離，不相顧念，那即有違親友的道義了。

次說親友臣的當行五事：

「一者知財物盡」。這是懷念親友，關心親友的敬愛表現。時時關心親友家境，了解親友生活情況，不作漠然無知的忽視。

「二者知財物盡已，供給財物」。如知道親友生活困難，應予財物的供給，解救缺

乏，消除親友的困苦。

「三者見放逸教呵」。親友的交往，不但要有患難相助的道義支援，也應有規正過非的義務。如見親友放逸爲非，親友臣應予教善呵惡的勸誡，這才是人生的正行，益友的風度。

「四者愛念」。珍視親友的情份，時時愛念親友，關心親友的安危，不作忘情的背棄，或是以小怨嫌，即行疏遠。

「五者急時可歸依」。這如自家遭遇急難，可以投歸親友，作信任的依怙，以解一時的困危。如上的親友與親友臣，各本五事以相待，即能增加彼此間福樂，那會有敗壞身家的耗損哩！

居士子！如上方者，如是施主觀沙門、梵志，施主當以五事尊敬供養沙門、梵志。云何爲五？一者不禁制門；二者見來讚善；三者敷設床待；四者施設淨美豐饒飲食；五者擁護如法沙門、梵志，施主以此五事尊敬供養沙門、梵志。沙門、梵志亦以五事善念施主。云何爲五？一者教信、行信、念信；二者教禁戒；三者教博聞；四者教布施；五者教慧、行慧、立慧，沙門、梵志以此五事善念施主。居士子！如是上方，二俱分別。居士子！聖法律中上方者，謂施

主、沙門、梵志也。居士子！若人尊奉沙門，梵志者，必有增益，無有衰耗」。

這是分別上方。上方喻施主與沙門、梵志，各有五事，應當了知。此中施主，是沙門與梵志稱呼一般的，世俗之人。沙門與梵志，以修道爲重，故不事生產，生活都仰賴一般世人的布施供養。而沙門與梵志，均以善法教化人羣，所以世人應予尊敬與供養。先說施主當行的五事：

「一者不禁制門」。沙門、梵志，多行乞食，施主應知時，在沙門、梵志行乞的時候，門前應不設障禁，任由沙門、梵志來時進入。如將門禁制，沙門、梵志即無由進入了。

「二者見來讚善」。見沙門、梵志來時，歡迎讚善，布施的功德，在彼此的歡喜中，才見優勝。如心存不喜，甚而出言不敬，那即有失施主的風格，自然布施的功德，在心不歡喜與不尊敬中，要減少功效的。

「三者敷設床待」。對沙門、梵志的布施，是以尊敬能致多福的。敷設床待，也是一分尊敬的表示。如果隨隨便便的招待沙門、梵志落坐，不免有失敬意，所以要特爲敷設清淨床座，以待其坐，以沙門、梵志不與俗人雜坐的。

「四者施設淨美豐饒飲食」。這是布施飲食。飲食也要淨美、豐饒，這樣的供養，

即顯得沒有輕慢的表現了，自然施者與受者，都心安理得，生多功德。

「五者擁護如法」。沙門、梵志，人衆甚多，其中有如法修行者，也有不如法的人，參雜其中。施主的布施供養應以有德者爲貴，如知道是如法修行的沙門、梵志，即當擁護，不如法的，那即不當擁護了，這是應要分別的。

次說沙門、梵志當行的五事：

「一者教信、行信、念信」。沙門、梵志，受到施主的禮敬供養，應要爲施主說法，教其信仰因果之理，實踐行善止惡，念念不忘因果感應，建立如上的信心，令能培養人生的德行。如是釋子沙門，即教其信仰佛法僧三寶，奉行三寶所教的善法，念三寶的功德，這是基本的教化，酬答施主的供養，導令入佛之門，令得佛法利益。

「二者教禁戒」。禁戒，即是禁止作惡的戒法。如五戒、十善戒，這是人生應行的根本戒法，爲建立人生善德的要行。爲施主說法，不但教信即了，也要教禁戒，使其止惡有所，行善有依，從實踐戒法而得福善。

「三者教博聞」。博聞，是求智慧的要門。人生正以無智而多作不善之業。爲令施主離惡生善，教其博聞，增長慧解，智慧多了，即能導使多作善行，遠離愚痴的妄爲了。

「四者教布施」。布施，是修福的德行。在家人多生利，教行財布施，使施主福田由此而多生福果。布施是淨化慳貪的，有布施行，人格即會提高。

「五者教慧、行慧、立慧」。施主是未修道人，對人生道理，多不能如修道的沙門、梵志知道深刻。爲令施主也得較深智慧，所以當教施主修學智慧，開示教義，令從聞而知，令由知而行，使從行而建立人生之善果，這即是教慧、行慧、立慧了。此教、行、立三慧，也即是聞、思、修三慧。不過這是世間的智慧，不是出世間的智慧。出世智慧，要修學出世的佛法才得。

以上六方，配合與自我直接發生的人事關係上分別自他當行的禮敬法，依此而行六方禮敬，則能禮的自我與所禮的六方人事，即能各得其正，成就人生的善德，增長人生的福樂，這樣才是真正的禮拜六方，做到實際的恭敬、供養，禮事衆生。人生于世，不論是誰，都要與這六方人事，發生或多或少的直接關係，而且每一人生，也都有成爲六方的爲他直接關係人，如自我爲父母，爲師長，爲人婦，爲工僕，爲親友臣，爲沙門、梵志，因此，六方禮敬法，也即成爲人人所當學習的人生正行。爲人而不能行此六方的禮敬法，則此人生的善德，必有虧損而不成其爲善人了。所以六方是人生的，此聖法律中所分別的六方禮敬，即是改善人生的，生長善德的，爲人生之善法。

在六方中，對人生本多有兄弟姊妹的一項人事關係，却没有直接的說到。但這已含攝在南方師弟關係中。因爲兄姊與弟妹，有師弟的一分意義，如兄姊有教導弟妹的責任，所謂兄友弟恭，即是這一表現的意義了。以兄弟攝于南方師弟中，則人生密切的人事，也即全于六方而無欠缺了。

然而人生在世，不但只此六方親密人事的活動，還有除此六方之外的疏遠人事之活動，如與廣大人羣的關係，也是人生不可分離的。如對這而沒有正當的協調，也要有妨人生的正行，帶給人生無限苦惱的。因此世尊爲善生開示六方的正常禮敬法，爲人生善行的主要培養，對廣大人羣的關係，也不忽略地予以合法的照顧，合理的調和，這即是繼爲善生開示四攝善法的必要理由了。

四攝善法，是用來輔助人生正行的，擴充人生善德的。在六方以外的人事，爲六方所不能及的廣大人羣，均以四攝善法來攝持，也即是禮敬六方所未及的廣大而較疏遠的人羣，均以四攝善法作禮敬，這樣人生的善行，即能由此充實而大全，成爲世間的完人了。所以世尊于六方后說四攝法，是有其深義的。

②、四攝善法

居士子！有四攝事。云何爲四？一者惠施；二者愛言；三者行利；四者等利」。

「一者惠施」。惠施，即是布施。如以財物，善法，無畏，惠給人羣，即是布施。然此處所說布施，主要是財物的布施。因爲人類生活，主要依賴財物的支助，而人類每多以財物的缺乏，遭致生活的困苦。由于財物是人生迫切的需求，凡人在困苦中，獲得別人的財物布施，那是極爲現實的幫助，能因此而解除人生一分的困苦。所以財物的惠

施，最能表現助人的實際作用，能打開人我親善的門戶，故財物布施對人類，有其重大的意義。又以世人多從事生產，對財物的追求，多多少少都能有得，不像出家修道的沙門、或梵志、乞食生活，一無所有。所以世人行財物的惠施，在其隨份隨力的作爲之下，不難成辦這一善德的。因此惠施，在六方人事之外，對其他人我的關係，有建立親善的效用，增進人羣的和樂，所以也即成爲人世一大善德的要行了。人生在世，如有財物，而慳吝的不行惠施，不但將爲世人視作守財奴，也將失去廣大人羣的親善，自然有損人生的善德，不能成爲大眾敬仰的善人。

「二者愛言」。愛言，是至情的說話，如見人苦難，而無財力以助人，那即用同情的心腸，予人以溫柔的言說，表示關切的慰問，不作幸災樂禍的冷言嘲諷。如見人樂善好施，即予以隨喜的心情，表示欽仰的讚揚，不作嫉妬嗔恨的惡言譏諷，這即是愛言的表現了。世間的人我是非，每多由于人類不說愛言而發生，導致人與人之間，失去了和樂相親的氣氛，可見愛言對於人生的關係，有其重大的意義。一句粗言暴語的表現，能令人煩惱而背離。一句和言悅語，能令人欣樂而相親。所以愛言的爲用，有助人類和樂的增長，成爲溝通人類友善的橋樑。爲人而不說愛言，處處講說刻薄話，這不但有害人類共處的和樂，也將有損人性的發揚，欲求人生幸福的美滿，這是很難如願以償的。

「三者行利」。行利，或爲利行。行是作爲，利行，即是有利於作爲。人生一切的作爲，如有不利，即難成辦了。而作爲的不利，不但是個人的，與他人也有關係。如他

人的障礙，不利于自，事即難成。因此，凡人有所作爲，即不能不顧到他人，從有利他人中，即不難成辦自利了。所以爲人即得行利，凡事要有利人之心，不當專爲自己而打算，不作損人利己的事，這樣即能利己也利人。遇事能利人，即能克化自私，消除損人的惡行，自然即能受到他人的尊敬，從而相親相近了。世間多有不修利人之德者，多作破壞他人的行爲，因此引起人我之間的隔閡，甚至形成人我之間不相通容的互相嫉惡與仇恨。這些，唯有以利行的助人作爲，才能打通，才能消除，也才能促進人類社會的安定，減少由于損人利己的行爲所引起的種種糾紛了。

「四者等利」。等利，即是利益平均。這是約人與人共事的利害得失而說的，所以等利也有說爲同事。同事之間的問題，往往由于利益不均而引起，于同事間，不能同甘共苦而造成。人與人之間，不能不有共同作事的活動，而真誠的合作，又不能不以等利爲基本。否則，同事而不同利，同苦而不共甘，人我之間，各以利己爲能事，鉤心鬥角的賺人便宜，花言巧說的奪人利益，不弄成同事變成冤家，同行變爲仇敵，那才是怪事哩！所以要求人與人之間，彼此相親相愛，唯有從等利的大公德行做起。人能尊重他人的利益，這樣才能改善人我的關係，攝受異己的合作，驅除同事的磨擦，化冤對爲友人。人類如能廣泛地運用等利，與一切人均以等利爲懷，即能充實自我的德性，人類的善行，即會提高，人生的幸福，自然也即會在大衆同利的禮敬中，而高長不已了。

以上四攝善法，是推動人類相親的輪子，是連繫人我之間距離的線索，能成人生善法

之大全。佛法本以此四攝法，為利濟眾生的菩薩道。此處但為人生善法之助行，這以善生的根性未高，是一初聞佛法的人。如善生能深刻的運用此四攝法，即能由此而趣向大乘菩薩行。如轉以此四攝法為人生的主行，這即成為即人生而通入大乘菩薩道，能成為人間的實際菩薩行者了。

於是世尊說此頌曰：「惠施及愛言，常為利他行，眾生等同利，名稱普遠至。」

此下是重頌，共有六十二句。所頌的有前長行文中有說到的法義，也有未有說到的法義。頌文，與前長行次序行文不同，有前後參差的不定。現在解說頌文，不作與長行文的次序強合，但隨頌文的次第，作一一地略釋。遇有長行未說到者，隨頌文提出，以便了解。

上說四句重頌，是頌四攝法，意謂凡人能行此四攝法，因為攝義廣大，所攝的是廣大人羣，不同六方善法，但局在父母等人。此四攝法所利的人既眾多，賢善的名稱，也即跟着而普遍地傳揚開來，受到遠近人們讚仰了。所以說：「名稱普遠至」。

此則攝持世，猶如御車人。若無攝持者，母不因其子，得供養恭敬，父因子亦然。若有此法攝，故得大福佑。

此八句頌，是重釋攝的名義。這又分二：一釋名；二釋義。

如問：爲什麼叫攝？這因「此」法能「攝持世」間一切衆生，這才名攝。「猶如御車人」，能調御車馬，所以名爲御車人。這以世間衆生，性多剛強，難調難伏，比如車馬，難調難伏。然衆生在四攝法的攝持下，即能調伏，如車馬在御車人的駕御下，即能行止自在。

又如問：攝持有什麼意義？這如六方善法，能對直接有關係者，才有利益。如父母因子的關係，得到供養與恭敬。但「若無攝持者，母不因其子，得供養恭敬，父因子亦然」。這即顯得不同六方善法子。因爲此四攝持法，是攝持世間一切衆生的，平等普利的，父母等自在攝持普利之中，不必要有子的關係，自也能得供養與恭敬，于此可知攝持的意義，是極其偉大而深遠了！若無四攝法，天下爲父母的，若是無子即不能得恭敬供養了，那是很苦惱的。但有四攝法的攝持下，天下父母，才能不必因子而得到恭敬供養。如欲廣利一切衆生，成就人生廣大的福德，這即要修學此四攝法，才能辦到，所以說：「若有此法攝，故得大福佑」。行小法，得小福，行大法，得大福，這是自然的道理，不會有錯的。

照遠於日光，速利翻捷疾，不虛說聰明，如是得名稱。定、護、無貢高，速利翻捷疾，成就信、尸賴，如是得名稱。常起不懈惰，

喜施人飲食，將去調御正，如是得名稱。

此十二句頌，在前長行文中，多未有說到。頌意多爲讚說四攝法等。日光能照遠；能令衆生速得利益；速利即是捷疾了。「不羸說」惡言，即是「聰明」人。又如修「定」、「護」生，修平等「無貢高」的心行，即能「成就信、尸賴」善法。尸賴，或爲尸羅異譯，慧即是戒。又如「常起不懶惰」喜行布施「飲食」的善法，即能「將去調御正」，行如是等善法，得如是等大名稱。調御正，即調御師，爲佛號之一。佛以精進不放棄，勤修一切善而成。修四攝法等，能成就布施、定慧、信戒等功德，這即將去成佛之道不遠了。所以四攝法等，有總攝照遠、速利、聰明等義，能成就定護信戒等善法，能使人得種種大名稱，這也即是名爲攝持的意義了。四攝法的功用，不同六方善法，真是說之難盡了。

親友臣同恤，受樂有齊限，謂攝在親中，殊妙如師子。

此四句頌，是說四攝法爲人生一切善法中最爲殊勝的妙法。這如六方善法中下方，親友對親友臣的憐恤，這在人生善法中，已是難得的了。但這一憐恤的範圍，仍是狹小的，因爲「受樂有齊限」，只是親友臣得到利助而已。若行四攝法，能利一切人，受利之人沒有分齊界限的，受樂的也即無有分齊與限碍了；這比「親友臣同恤」是多麼深廣呢？

是故「謂攝在親中，殊妙如師子」。師子是百獸中王。此四攝法，亦如師子，爲世間親友臣善法之王。

初當學技術，於后求財物；後求財物已，分別作六分：一分作飲食；一分作田業；一分舉藏置，急時赴所須，耕作商人給；一分出利息；第五爲取婦；第六作屋宅。家若具六事，不增快得樂，彼必饒錢財，如海中水流。彼如是求財，猶如蜂採華，長夜求錢財，自當受快樂。

此二十句頌，是頌求財與理財的方針。前長行文中，也未曾說到。

求財，不是坐而以待，也不是非法求得，而要學習求財的方法，這是正當的途徑。有了求財的正當方法而后再作不斷地努力，所以說：「初當學技術」，憑此所學得的技術，加上努力工作，這樣即可以求得財物了。否則，不學無術，那是不能求得財物的。一般世人，往往多有不作求財的技術學習，而去求神，于此可以知道一行爲，是不正當的，是錯誤的。

「后求財物已，分別作六分」。求得財物后，也要作正當的處分，才能受用。如果求得財物，隨便的支用了，那是不能保有財物的。如何處分？應分作六分：

「一分作飲食」。人生日常，需要生活費用，這是基本的用途，所以第一，應在財

物中，取出一分。

「一分作田業」。古代印度，也多以農業為主。一般俗人，既以耕種為業，對農作需用的財物，應備一分。如是以工商為業，自然即轉此一分作資本了。

「一分學藏置，急時赴所須，耕作商人給」。儲備一分，貯藏或置田地，給人耕種，或共人經商，以備急難之時，解困之用。

「一分出利息」。一分作借貸，作生息求利。

「第五為取婦」。在俗之人，需要成家，所以應蓄一分，作取婦之用。

「第六作屋宅」。成家需要立戶。添置屋宅，或修建房舍，這是免不了的事，應有一分準備，也是不可少的。

「家若具六事，不增快得樂」。一個人家，能如上的處分財物，因取用都有妥當準備，即使財物不能激增，但生活無有缺乏了，也會快樂的，不致憂愁苦惱了。而況這樣的求財有方，理財有道，慢慢的財物也會「如海中水流」一樣，源源不斷地增多，所以說：「彼必饒錢財」。而求財「猶如蜂採華」一樣，不斷採華，才會釀出豐實的蜜來。求財而能勤勞地作業，所謂「長夜求錢財」，錢財即會不斷地增多，身家富裕了，「自當受快樂」的幸福生活。

出財莫令遠，亦勿令普漫，不可以財與，兇暴及豪強。

此四句頌，是說出財要恰當，即是量入爲出的意思，尤其在平時要「出財莫令遠，亦勿令普漫」，才能使財力積集，遇到親友急難時，或是貧寒的人，即能有財作幫助親友與救濟貧寒，解人困苦了。如平時有錢，即在各處敬漫地花用，到了需要時，如親友求助，災民請援，即無以能爲了，使有用之財，浪費花去，這就不是出財之道了。尤其「不可以財與，兇暴及豪強」的人，因爲這不但沒有什麼好處，反將增加這些人的罪惡，這些兇暴之人，豪強份子，有了錢財，更會作出爲非作歹的犯法事來害人的。

東方爲父母，南方爲師尊，西方爲妻子，北方奴婢使，下方親友
臣，上沙門梵志，願禮此諸方，二俱得大稱。禮此諸方已，施主得
生天」。

此十句頌，結頌六方，如文可知。

世尊爲善生開示聖法律中六方，到此即告完畢。但世尊最後，對善生提出「願禮此諸方」的希望，因爲禮此六方，不但現生能禮與所禮的「二俱得大稱」，成爲世間的善人，受到世人的尊仰，而且在來世，「施主得生天」。這以人生的善法，在不斷地奉行、充實中，人生的善德健全了，即是生天的善因完成，自然在現生的壽命終了時，乘此善因而上昇天界，受到天福的感報。善惡的報應，如影隨形，這是絲毫不會差錯的。

人生在世，能善護人身，又能成辦生天之因，此生才是未有虛度，誠可謂善生矣。

丙、當機歡喜奉行

佛說如是。善生居士子，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這是本經最后一段經文，爲本經的流通分。

當佛說畢如上莊嚴人生的禮敬善法后，善生深感聞所未聞，快未曾有！也不禁欣然信受于心，面對世尊的慈容，流露出「歡喜奉行」的謝意！

本經聽衆，只有當機的善生一人，但本經的流通，即在善生的歡喜奉行中，而展轉的傳來，不絕于世，這不能不使我人感激佛陀、阿難、善生的所賜。願听闻本經的人，也如善生一樣地歡喜奉行，展轉傳通。



馬 來 西 亞 佛 教 總 會

PERSATUAN BUDDHIST MALAYSIA
MALAYSIAN BUDDHIST ASSOCIATION

182, Burnmah Road, 10050 Penang, Malaysia.

Tel : +604-226 2690 Fax : +604-226 3024

Email : mba.hq@mbahq.my

Website : www.malaysianbuddhistassociation.org